兼明書

宋景文公筆記

東原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兼明書

丘光庭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
笈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兼明書

兼明書卷之一

宋　邱光庭著

諸書

三皇

鄭康成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宋均以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白虎通以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明曰。女媧燧人祝融事。經典未嘗以帝皇言之。又不承五行之運。蓋霸而不王者也。且祝融乃顓頊之代火官之長。可列於三皇哉。則知諸家之論。惟安國爲長。

五帝

鄭康成以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六人而云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司馬遷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明曰。康成以女媧爲皇。軒轅爲帝。按軒轅之德不劣女媧。何故不爲稱皇。而淪之入帝。仍爲六人哉。考其名迹。未爲允當者也。司馬遷近遺少昊而遠收黃帝。其爲疎略一至於斯。安國精詳。可爲定論。

皇帝名義

鄭康成云。北斗天皇大帝。其精生人。凡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又云。五帝者。仰合五帝座星也。明曰。康成舉其邊。未爲通論也。今按尙書說皇者皆天德也。皇王人也。帝諦也。公平通達。舉事審諦也。人主德同天覆。故德優者謂之皇。其次謂之帝。然則皇者帝者。皆法天爲名。非取星爲號也。或曰。子以軒轅爲皇。何故謂之黃帝。答曰。凡言有通析。析而言之。則皇尊於帝。通而言之。則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昊。則伏羲亦謂之帝也。呂刑云。皇帝淸問下民。則堯亦謂之皇也。

放勛重華文命非名

司馬遷史記以放勛爲堯名。重華爲舜名。文命爲禹名。明曰。皆非也。按堯典云。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孔安國曰。勛功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欽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也。舜典云。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叶於帝。孔安國曰。華謂文德。言其文德光華。重合於堯。俱聖明也。大禹謨云。若稽古大禹。文命敷於四海。祗承於帝。孔安國曰。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也。據安國所言。當以放勛重華文命皆謂功業德化。不言是其名也。或問曰。子何知安國之是。而司馬之非乎。答曰。以尙書經文知之也。經文上曰。是帝堯之位號。下曰。是帝堯之功德。若放勛是堯之名。則經當云。若稽古帝堯放勛。則放勛當其名處。今放勛乃在曰之下。連於欽明文思。豈名不屬於位號。而乃冠於功業乎。又舜典云。重華叶於帝。若重華爲名。將何以叶於帝。又大禹謨云。文命敷於四海。若以文命爲名。將何以敷於四海。又皐陶謨曰。允迪厥德。豈允迪爲皐陶之名乎。且子生三月而父爲之名。今放勛重華文命之義。皆謂聖明功業

豈此三帝卽位之後始爲名乎。且舜之父母頑嚚。豈知舜之德可繼於堯而名之重華乎。若是舜自作。於理固不當如此。驗斯枝節。卽放勛重華文命非堯舜夏禹之名也。故知馬遷之非。安國之是也。

五行神

明曰。木神曰勾芒。火神曰祝融。土神曰后土。金神曰蓐收。水神曰玄冥。土神獨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行。故稱君也。或問曰。據此后土是五行之神。漢代立后土祠於汾陽。祀何神也。答曰。三代已前無此禮。蓋出一時之制耳。其祀當廣祀地神。卽如月令所祀皇地祇者也。

五行配

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曰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子生爲五行之官。死後以之配祭五行之神也。或問曰。鄭康成於月令其神后土注云。顓頊之子黎。兼后土官。孔穎達曰。勾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神。后土有闕。黎則兼之者何也。答曰。康成失之於前。穎達狥之於後。皆非也。按左傳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則是勾龍一人而配兩祭。非謂轉爲社神也。月令土既是五行之神。以勾龍配之。正與左傳文合。而康成以黎兼之。亦何乖謬。又問曰。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黎既曾司地。何故不可配土乎。答曰。黎之司地。兼其職爾。非有功於土也。若謂黎可配土。則重亦可配天乎。且黎爲火正。而

康成猶用兼之配土。豈勾龍土官。乃不可以配土乎。今依左氏勾龍配於兩祭不亦宜乎。又問曰。勾芒祝融之類。皆是五行之名號。爲重黎之名。皆是人鬼。何故與之同稱乎。答曰。此五子能著其功施於人。與鬼神相似。故得與之同稱也。亦猶皇帝天神。王者德同於天。故亦得稱皇帝。此其義也。

社神

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五土者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邱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明曰。社者所在土地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賴之。故祭之也。若惟祭斯五者。則都邑之土。人不賴之乎。且邑外之土。分爲五事之外無餘地也。何必歷舉其名乎。以此推之。知社神所在土地之名也。或問曰。五土之名。出自周禮非乎。答曰。按周禮地官。惟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爲社也。又問曰。社既土神。而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又何神也。答曰。方丘之祭。祭大地之神。社之所祭。祭邦國鄉原之土神也。

社位

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經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也。明曰。按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向堂爲正。卽左在西而右在東也。凡堂及門外皆人臣之位。故以向堂爲正也。此言右社稷而左宗廟者。則社稷在門東。宗廟在門西也。所以然者。社稷所主之祀東方陽之發生。宗廟在死人之祭西方爲陰。陰主死云者。各從類也。閔二年左傳言季友之生卜之曰。間於兩社者。周社與亳社也。亳社殷社也。殷都亳。故謂之亳社。卽禮記所謂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

者也。立之於廟門外。以爲後王戒。亦從陰類也。然則雉門之外。東有周社。西有殷社。二社之間。朝庭執政之所。故曰。間於兩社。爲公室輔也。

社名

或問曰。社既土神。不言祇而云社者何也。答曰。社以神地之道也。蓋以土地人所踐履。而無崇敬之心。故合其字從氏。其音爲社。皆所以神明之也。

社配

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共工氏之子勾龍爲后土爲社。是勾龍生而后土之官死。故以之配祭於社。今之祭配社以后土配坐。卽勾龍也。

社日

或問曰。月令云擇元日命人社。注云。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郊特牲云。日用甲。日之始也。與今注月令不同何也。答曰。召誥云。越翌日戊午。乃社於新邑。則是今注月令。取召誥爲義也。不取郊特牲爲義者。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屬木。故不用甲也。用戊者。戊屬土也。召誥周書。則周人不用甲也。郊特牲云甲者。當是巽代之禮也。

社始

或問社之始。答曰。始於上古冗居之時也。故禮記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者。古人掘地而居。開中取明。雨

水雷人。謂之中霤。言土神所在。皆得祭之。在家爲中霤。在國爲社也。由此而論。社之所始。其來尙矣。

社樹

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也。明曰。社所以依神表域也。各隨其地所宜而樹之。宰我謂欲使人畏敬戰慄。失其義也。

稷神

先儒皆以稷祭百穀之神。鄭康成以稷祭原隰之神。明曰。鄭義非也。且原隰亦土也。社旣祭土。何故更分原隰而別祭之乎。又稷之名義不與原隰相侔。縱令鄭義有徵。亦是不分眞僞。諸儒所識。可謂不一。

稷名

或問曰。稷旣百穀之神。不言穀而云稷者何也。答曰。稷屬土。而爲諸穀之長。故月令謂之首種。首種者。種最在前也。諸穀不可徧舉。故舉其長而爲言之。以等之也。若直以穀言之。則爲人所褻慢也。

稷配

明曰。有能播百穀者謂之曰正。正長也。爲謂農之長。死後以配祭於稷。謂之后稷。后君也。謂爲穀之君也。左傳曰。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稷配以后稷者。周棄也。

稷日

或問曰。祭稷不別日。與社同日者何也。答曰。以百穀生於土。戊屬土。故可與社同日而祭也。

稷始

或問稷之始。答曰。始有粒食之時也。故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厲山神農之號。則神農之時有稷矣。

文字元起

代人多以文字始於黃帝蒼頡者。明曰。非也。自生人以來。便有文字。何以知之。按山海經云。鳳凰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豈鳳凰乃生於蒼頡之後乎。韓詩外傳云。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百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仲對齊威公云。古人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刻石記號。以識十二而已。其首有無懷氏。則夷吾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由此而論。則文字之興。其來遠矣。假令蒼頡在黃帝之前。亦不始於蒼頡矣。蓋廣而論之。故得尋其名也。

隸書所始

代人多以隸書始於秦時程邈者。明曰。非也。隸書之興。興於周代。何以知之。按左傳史趙算絳縣人年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物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蓋以亥字之形。似布算之狀。按古文亥作亢。全無其狀。雖春秋之時。文字體別。而言亥字有二首六身。則是今之亥字。下其首之二畫。豎置身傍。亥作豕。此則二萬六千六百之數也。據此亥文。則春秋之時有隸書矣。又酈善長水經注云。臨淄人有發古冢者得銅棺。棺外隱起爲文。言齊太公代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有文。餘同今書。此胡公又在春秋

之前。卽隸書興於周代明矣。當時未全行。猶與古文相參。自秦程邈已來。乃廢古文全行隸體。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創造也。

土牛義

禮記月令曰。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不云其牛別加彩色。今州縣所造春牛。或赤或青。或黃或黑。又以杖扣之而便棄者。明曰。古人尙質。任土所宜。後代重文。更加彩色。而州縣不知本意。率意而爲。今按開元禮新制篇云。其土牛各隨其方。則是王城四門。各出土牛。悉用五行之色。天下州縣。卽如分土之議。分土者天子太社之壇。用五色之土。封東方諸侯則割壇東之青土。以白毛包而賜之。令至其國。先立社壇。全用青土。封南方諸侯則割赤土。西方則割白土。北方則割黑土。今土牛之色。亦宜効彼社壇。或問曰。今地主率官吏以杖打之。曰打春牛何也。答曰。按月令只言示農耕之早晚。不言以杖打之。此謂人之妄作耳。又曰。何謂示農耕之早晚。答曰。以立春爲候也。立春在十二月望。卽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卽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事也。立春正月望。卽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又問曰。按月令出土牛在十二月。今立春方出何也。答曰。季冬之月。二陽已動。土脈已興。故用土作牛。以彰農事。今立春方出。農已自知。何用策牛之人在前在後也。斯自漢朝之失。積習爲常。按漢書立春之日。京都百官青衣立青幡。施土牛耕人於門外。又按營繕令立春前二日。京城及諸州縣門外。各立土牛耕人。斯皆失其先書示農之義也。又問曰。幾日而除之。答曰。七日而除。蓋欲農人之徧見也。今人打後便除。又乖其理焉。

鄉飲酒樂

今州府貢士陳鄉飲酒堂上。堂下樂工皆坐。亦皆有人歌。又皆絲竹。明曰。如此則尊卑無別。何爲分居上下哉。按鄉飲酒禮及燕禮事皆云。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立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如是堂上樂有人歌以琴瑟和之。並無竹器。樂工皆坐堂下。無人歌但吹笙播詩。亦無琴瑟。吹笙者皆立。故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言貴重人之聲。故令歌者在上。輕賤匏竹之器。故令在下。今州府所行。並無等級。有司不辨故也。

兼明書卷之二

周易

雲從龍

乾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說者以爲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明曰。非也。夫風雲者。天地陰陽之氣交感而生。安有蟲獸聲息而能興動之哉。蓋雲將起而龍吟。風欲生而虎嘯。故傳曰。龍從雲。蛇從霧。巢居知雨是也。或曰。文言仲尼所作。何故不知。答曰。但取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先天不違者也。

莧陸

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王弼云。莧陸草之柔脆者。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馬鄭王肅皆云。莧陸一名章陸。明曰。如諸儒之意。皆以莧陸爲一物。直爲上六之象。今以莧陸爲二物。莧者白莧也。陸者商陸也。莧象上六。陸象九三。上六象陰。莧亦全柔也。九三以陽應陰。陸亦剛上柔下也。且夬是五陽共決一陰之卦。九五以陽處。既剛且尊而爲決主。親決上六而九三應之。亦將被決。故曰。莧陸夬夬。重言之者。決莧決陸也。由此而論。莧陸爲二物亦以明矣。按本草商陸一名葛根。葛音勑張反一名呼夜。一名章陸。一名烏椹。一名六甲父母。殊無莧之號。蓋諸儒之誤也。或曰。九三君子夬夬。其義如何。答曰。九三以陽應

陰。有違於衆。若君子能決斷己意。與衆陽共決上六則免悔。故亦重言夬夬也。

密雲不雨

王弼云。凡雲雨者。陰氣布於上而陽薄之不得通。則蒸而爲雨。明曰。此說未窮其理。何者。夫陰陽二氣。生於黃泉。氤氳交結。出地爲雲。二氣力均則能爲雨。或陰氣少而陽氣多。或陰氣多而陽氣少。皆不能爲雨也。小畜不雨者。陰氣少也。

䷈（乾下巽上小畜）小過不雨者。陽氣少也。䷽（艮下震上小過）小畜上九既雨既處者。陽極則陰也。故禮記孔子曰。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也者。非一氣能生者也。譬之於炊。或有水而無火。有火而無水。皆不能生氣。必須水火備而蒸氣生。氣生本於釜中。非結成於甑上也。由此而論。雲必結於地中。陰陽相將而出。若陰先而陽後。尙不能爲雲。豈能爲雨乎。

天地氤氳

繫辭云。天地氤氳。萬物化醇。論者以爲氤氳天中之氣。明曰。氤氳未散之名也。其氣結於黃泉。非在天之謂也。若已在天。安能化生萬物。直由氣自黃泉而生。萬物資之以化。萬物者動植之總名也。動植初化。未有交接。故曰化醇。及其交接。萬物由此蕃滋。故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男女者雌雄牝牡之稱也。夫人之精既皆自下。豈氤氳不自下乎。按月令建子之月。律中黃鍾。黃者地中之色也。鍾者種也。言十一月陽氣種於黃泉也。故知渾天之形。其半常居地下。地之下有水。水之下有氣。氣之下有天。天之元氣自水而昇

地。自地而昇天。自天而迴環水下。所謂一陰一陽而無窮也。故復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震下坤上復 天地之心陽氣在下。卽知氤氳之氣所存焉。

樞機

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孔穎達曰。樞戶臼。機弩牙。明曰。樞是門關。非戶臼也。何以知之。機是弩牙。牙發則箭去。樞是門關。關發卽扉開。則是門之開閉由關不由臼也。且臼非能動轉。安得謂之發乎。道書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蓋以門關來去故不蠹敗。戶臼何謂不蠹乎。是知穎達之說謬也。

尙書

三江既入

禹貢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曰。震澤吳南太湖名。言三江既入。致定爲震澤也。鄭玄云。江自彭蠡分爲三。既入者入海也。明曰。底致也。安國之意。以爲三江之水入於震澤。所以致定也。按洪水之時。包山襄陵。震澤不見。三江之水既入。然後方爲震澤。康成以既入爲海。可謂得之。言三江之水已入於海。然後平陸出。平陸出然後震澤致定也。

包甌菁茅

禹貢揚州所貢包匭菁茅。孔安國曰。包橘柚也。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僖四年左傳稱齊侯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杜元凱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明曰。孔失而杜得也。何以言之。按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是知菁茅卽三脊之茅也。菁者茅之狀貌菁菁然也。三脊之茅。諸土不生。故楚人特貢之也。孔云。菁可爲菹。是謂菁爲蔓菁也。且蔓菁常物。所在皆生。何必須事楚國匣盛而貢之哉。故知孔失之矣。

血流漂杵

武成云。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血流漂杵甚言之也。明曰。血流舂杵。不近人情。今以杵當爲杆字之誤也。按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左傳郄至舉此云。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則是古人讀干爲汗。扞一名楯。一名櫓。漢書云。血流漂櫓。櫓卽扞。俗呼爲傍牌。此物體輕。或可漂也。

周康王名

周書顧命云。用敬保元子釗。孔安國曰。釗康王名也。諸儒皆讀釗爲昭。明曰。讀者非也。釗當音梟。按字書六體。一曰諧聲。此釗字諧聲字。口邊着斗音古由反是叫字。卽金邊着斗當音梟明矣。今人依斜從刀者訛也。且昭王是康王之子。豈有子謚父諱而音同乎。是周人本讀爲梟。今人誤讀昭字矣。或曰。禮不諱嫌名。釗昭音同而字異。得非嫌名乎。答曰。言語之間。詩書之內。有音同字異者卽不爲之諱。豈父諱子謚可用嫌名乎。直今人讀之非也。

毛詩

序

先儒言詩序並小序子夏所作。或云毛萇所作。明曰。非毛萇作也。何以知之。按鄭風出其東門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經曰。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毛傳曰。願其室家得相樂也。據此傳意。與序不同。是自又一取義也。何者。以有女如雲者。皆男女相棄。不能保其室家。卽縞衣綦巾。是作詩者之妻也。既不能保其妻。乃思念之。言願更得聊且與我爲樂也。如此則與序合。今毛以縞衣綦巾爲他人之女。願爲室家。得以相樂。此與序意相違。故知序非毛作也。此類實繁。不可具舉。或曰。既非毛作。毛爲傳之時。何不解其序也。答曰。以序文明白。無煩解也。

沈朗新添

大中年中。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篇表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篇之首。蓋先儒編次不當耳。今別撰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爲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爲文王詩。請以此四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之義也。朝廷嘉之。明曰。沈朗論詩。一何狂謬。雖詩之篇次今古或殊。其以關雎居先。不可易也。古人爲文語事。莫不從微至著。自家形國。故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俗本云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經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由此而

論。則關雎居三百篇之首不亦宜乎。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則孔子以關雎爲首訓。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則關雎居周南先矣。且詩有四始。一曰風。二曰小雅。三曰大雅。四曰頌。周南實國風。而以帝王之事冠之。則失四始之倫也。甚矣。不知沈朗自謂新添四篇。爲風乎。爲雅乎。爲風也則不宜歌帝王之道。爲雅也則不可置關雎之前。非惟首尾乖張。實謂自相矛盾。其爲妄作。無乃甚乎。

雎鳩

顏氏匡謬云。雎鳩白鷺。明曰。按左傳云雎鳩氏司馬也。爾雅云。雎鳩王雎。郭璞曰。今江東呼爲鶚。毛萇云。雎鳩摯而有別。然則雎鳩之爲鶚不可易也。爾雅又揚鳥白鷺。是白鷺一名揚鳥。則雎鳩非白鷺明矣。

美目揚兮

齊風猗嗟篇云。美目揚兮。毛傳曰。好目揚眉也。孔穎達曰。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明曰。經無眉文。毛何得以爲揚眉。孔又以爲眉毛揚起。是其不顧經文。妄爲臆說。蓋揚者目之開大之貌。禮記云。揚其目而視之是也。

美目清兮

又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毛傳曰。目上爲明。目下爲清。明曰。亦非也。清者目中黑白分明。如水之清也。衞風云。美目盼兮。若以目下爲清。盼當復在何所。

曷又從止

齊風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也。經云。既曰庸止。曷又從止。孔穎達曰。以意從送與之淫耳。非謂從至魯也。明曰。按左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送姜氏于讙。魯地。然則詩言曷又從止。是謂從送至讙。入於魯地。則穎達之言失也。

碩鼠

魏風碩鼠。刺重斂也。孔穎達曰。碩大也。其鼠頭似兎。尾黃色。又引許愼云碩鼠有五伎。皆不長。陸璣蟲魚疏云。今河東有大鼠。亦有五伎。或謂之雀鼠。明曰。經文坦然。義理無隱。何爲廣引他物。自取混淆。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左傳曰。鼠晝伏夜動。畏人故也。但言畏人。則此尋常鼠也。言其貪食以致肥大。取之以比其君。故以大言之耳。猶如封豕長蛇之類焉。亦如碩人閔莊姜也。人卽尋常人。以其指斥莊姜。故云碩人。斯類甚明。不煩多說。諸儒所見。別是一般。不可引以解此耳。

生於道左

唐風有杕之杜生於道左。箋云。道東也。日之熱常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故也。明曰。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生道左。陰更過東。人不可得休息也。詩意言武公既已寡特。而惠澤不及人。故君子不肯適我也。亦如樹既寡特。而陰更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鄭言人所宜休息。於義何安。

其帶伊絲

曹風鳲鳩云。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弁伊騏。箋云。刺不稱其服也。明曰。按下文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序云。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卽此刺無君子。詩人思時君子以其在位。故上章言君子之心。下章言君子之治。此章言君子之服。皆謂今在位無此君子也。非謂刺不稱其服。且經云淑人君子。安得不稱其服耶。

鶴鳴於垤

東山云。鶴鳴於垤。婦歎於室。毛萇云。垤螘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明曰。據詩之文勢。此垤不得爲螘冢。蓋是土之隆聳近水者也。按左傳云。斂及於垤皇。謂寢門闕也。又云。葬於垤皇。謂墓門闕也。凡闕者聚土爲之。故知此垤謂土之隆聳近水者。若坻沚之類也。鶴水鳥也。天將陰雨則鳴於隆土之上。婦人聞之憂雨思夫。故歎於室。若以於垤是螘上於冢。則鶴鳴竟於何處。豈文章之體當如是耶。且經無螘文。何得鑿空生義。

莎雞

豳風云。六月莎雞振羽。毛萇云。莎雞羽成而振訊之。孔穎達曰。莎雞似蝗而色斑。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明曰。二說皆非也。按諸蟲之鳴出於口喙者多矣。有脇鳴者。有脰鳴者。有股鳴者。有羽鳴者。脇鳴者蜩蟬也。脰鳴者螻蟈也。股鳴者斯螽也。羽鳴者莎雞也。若以飛而有聲爲羽鳴者。則蠅蚊之類皆是。何獨莎雞也。且豳風所言。非偶然也。以莎雞斯螽之事。皆陽蟲也。陽氣出則此蟲鳴。陽氣入則此蟲蟄。

著其將寒之有漸。勸人早備於寒也。今驗莎雞狀如蚱蜢。頭小而身大。色青而有鬚。其羽晝合不鳴。夜則氣從背出。吹其羽振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似緯車。故今人呼爲絡緯者是也。如或不信。可取樹枝之上候其鳴者把火燃看。卽知斯言之不謬。孔云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是其不識莎雞。妄爲臆說。

鴟鴞

豳風鴟鴞序云。周公救亂也。經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萇云。鴟鴞鸋鴂也。孔穎達曰。鴟鴞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明曰。穎達之妄也。按郭璞注爾雅云。鸋鴂鴟之類也。魯頌云。翩彼飛鴞。集於泮林。毛萇傳曰。鴞惡聲鳥也。又賈誼鵩鳥賦序云。鵩似鴞不祥鳥也。又弔屈賦曰。鸞鳳伏竄兮鴟鴞翺翔。顏師古注曰。鴟鴞鵂鶹怪鳥也。鴞惡聲鳥也。據毛萇郭璞顏師古諸儒之說。則鴟鴞土梟之類。非巧婦矣。無毀我室。我巧婦也。然則此詩之內。有鴟鴞毀室之言。蓋周公之意。以鴟鴞比管蔡。巧婦比己。言管叔蔡叔流言。致成王疑我。罪我屬黨。不可更奪其土地。故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如此則當是鴟鴞欲毀巧婦之室。巧婦哀鳴於鴟鴞。而康成穎達直以鴟鴞爲巧婦非也。

補新宮 並序

昭二十五年左傳叔孫昭子聘於宋。公享之。賦新宮。又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今詩序無此篇。蓋孔子返魯之後。其詩散逸。採之不歸故也。三百之篇。孔子既已刪定。子夏從而序之。其序不冠諸篇。別爲編簡。縱其辭尋逸。則厥義猶存。若南陔白華之類。故束晳得以補之。惟此新宮。則辭義俱失。苟非精考。難究根

源。按新者有舊之辭也。新作南門。新作延廐是也。宮者居處燕遊宗廟之總稱也。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梁伯溝其公宮。居處之宮也。楚之章華。晉之虒祁。燕遊之宮也。成三年新宮災。禰廟之宮也。然則正宮新宮居處之宮也。蓋文王作豐之時。新建宮室。宮室初成而祭之。因之以燕賓客。謂之爲考。考成也。若宣王斯千考成室之類是也。亦謂之落。落者以酒澆洛之也。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類是也。因此之時。時人歌詠其美以成篇章。故周公採之爲燕享歌焉。必知此新宮爲文王詩者。以燕禮云。下管新宮。下管者堂下以笙奏詩也。鄉飲酒禮云。工升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笙之所奏。例皆小雅。皆是文王之詩。新宮既爲下管所奏。正與南陔事同。故知爲文王詩也。知非天子詩者。以天子之詩。非宋公所賦。下管所奏故也。知非諸侯詩者。以諸侯之詩。不得入雅。當在國風故也。知非禰廟詩者。以禰廟之詩。不可享賓故也。知非燕遊之宮詩者。以燕遊之宮。多不如禮。其詩必當規刺。規刺之作。是爲變雅。享賓不用變雅故也。由此而論。則新宮爲文王之詩。亦已明矣。或問曰。文王既非天子。又非諸侯。爲何事也。答曰。周室本爲諸侯。文王身有聖德。當殷紂之代。三分天下之衆二分歸周。而文王猶服事紂。武王尅殷之後。謚之曰文。追尊爲王。其詩有風焉。周召南是也。有小雅焉。鹿鳴南陔之類是也。有大雅焉。大明棫樸之類是也。有頌焉。清廟我將之類是也。四始之中皆有詩者。以其國爲諸侯。身行王道。薨後追尊故也。新宮既爲小雅。今依其體以補之云爾。

小序

新宮成室也。宮室畢乃祭而落之。又與朝臣賓客燕飲謂之成也。奐奐新宮。禮樂其融。爾德維賢。□□□忠爲忠以公。斯延是同。人之醉我。與我延賓。奐奐新宮。既奐而輪。其固如山。其儼如雲。其寢斯安。□□□分我既考落。以燕羣臣。奐奐新宮。既祭既延。我□□鏞於以醉賢。有禮無愆。我有斯宮。斯宮以安。康後萬年。

新宮三章章八句

補茅鴟並序

襄二十八年左傳齊慶封奔魯。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諷茅鴟。杜元凱曰。茅鴟逸詩。刺不敬也。凡詩先儒所不見者。皆謂之逸。不分其舊亡與刪去也。明以茅鴟非舊亡。蓋孔子刪去耳。何以明之。按襄二十八年。孔子時年八歲。記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記。十有三年學樂習詩舞。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則慶封奔魯之日。與孔子就學之年。其間相去不遠。其詩未至流散。況周禮盡在魯國。孔子賢於叔孫。豈叔孫尚得見之。而孔子反不得見也。由此而論。茅鴟之作不合禮。又爲依孔子刪去。亦已明矣。或曰。安知新宮不爲刪去耶。答曰。新宮爲周公所收。燕禮所用。不與茅鴟同也。曰。茅鴟爲風乎。爲雅乎。非雅也。風也。何以言之。以叔孫大夫所賦。多是國風故也。今之所補。亦體風焉。

小序

茅鴟刺食祿而無禮也。在位之人。有重祿而無禮度。君子以爲茅鴟之不若。作詩以刺之。茅鴟茅鴟。無集

我岡。汝食汝飽。莫我爲祥。願彈去汝。來彼鳳凰。來彼鳳凰。其儀有章。茅鴟茅鴟。無啄我雀。汝食汝飽。莫我肯略。願彈去汝。來彼瑞鵲。來彼瑞鵲。其音可樂。茅鴟茅鴟。無摶鸋鵒。汝食汝飽。莫我爲休。願彈去汝。來彼鳲鳩。來彼鳲鳩。食子其周。茅鴟茅鴟。無噬我陵。汝食汝飽。莫我好聲。願彈去汝。來彼倉鷹。來彼倉鷹。祭烏是徵。

茅鴟四章章八句

兼明書卷之三

春秋

劉子玄誤說周之諸侯用夏正

劉子玄史通云。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儀。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正月者。年卽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所紀書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妄爲解釋。明曰。古者孟春之月。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奉而行之。安有周代諸侯而用夏家正朔。按文十七年左傳鄭子家與晉趙宣子書云。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杜注云。鄭文公二年六月日。卽魯莊公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也。此卽諸侯奉行周正之明文也。而子玄不精魯史。妄斥先儒說經典之玷。不可以訓。或曰。春秋後序。是杜因晃所書□□□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所書是魏國史記。魏本周之諸侯。何故不用周正也。魏國之興在周之末。時稱戰國。魯不臣周。自造史書。追書前代稱王改朔用夏正。而子玄執戰國之史。而論春秋之制。以末正本。無乃悖乎。

善者信矣

隱六年左傳云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

者信矣。明曰。信當讀爲屈伸。古者多用信字爲伸。易繫辭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此其類焉。傳言善者信。善者謂嘉穀之苗也。惡者常盛則嘉穀之苗屈。惡草除則嘉穀之苗伸。故知信卽古之伸字也。

衞桓公名

隱四年。衞州吁殺其君完。卽桓公也。諸侯讀皆如字。明曰。非也。完當作皃。何以知之。夫名以昭實。終將諱之。故旣葬而爲謚。若衞侯名完。豈得謚之桓乎。故知完當作皃。按字書容貌之皃。從白下八。音八 俗書完作皃。與容貌之貌相似。是桓公本名皃。傳寫誤爲完也。

荆敗蔡師于莘

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公羊曰。荆者州名。州不若國。貶之若荆州之夷然也。穀梁曰。荆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左氏無此解。杜元凱曰。荆楚本號也。譚趙取公穀爲解。明曰。杜說是也。且一國兩號其國有三。殷商唐晉並此楚荆。著在經典。坦然明白。按禮記云。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又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荆爲楚之本號亦已明矣。故莊四年傳稱荆尸而舉。又曰。楚武王荆尸。皆謂舉其先代之軍法也。必若以其侵伐中國貶曰荆。則狄入衞。吳入州來。何故不舉州名以貶之乎。按禹四海之內。都置九州。而執玉帛萬國。則是州大而國小也。豈加大於小而爲貶乎。且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又何罪而曰荆。楚敗徐於婁林。又何功而書楚。但當時史官承告而書。不以此爲褒貶也。按春秋之例。但舉國不稱人卽爲貶。未有去其國號而舉州名爲貶者也。或曰。旣不以荆爲貶。經書荆而傳稱楚何也。

答曰。當此之時。楚國實名荆。左氏爲傳之時近書之爲楚耳。推此諸文。則記事之義爲得其實矣。

金鼓以聲氣也

僖二十二年左傳曰。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杜元凱曰。金鼓以佐士衆之聲氣也。明曰。非也。按上文云三軍以利用。下文云聲盛致志。則是金鼓所以佐士衆之氣。若謂佐士衆之聲。則於文理乖矣。

葛藟庇本根

文七年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根本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杜注曰。葛之能藟蔓繁茂者。以本根庇蔭之多也。且庇蔭者。自上及下之辭也。此理炳明。不注亦得。

文馬

宣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杜注曰。畫馬爲文。四百匹也。明曰。杜說非也。文馬者。馬之毛色自有文彩。重其難得。若畫爲文。乃是常馬。何足貴乎。

姞吉人

宣五年左傳云。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而生穆公。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明曰。石癸所言是論姞字之義。義卽當時姞從人。作佶後代改之從女。若當是從女。安得吉人之語乎。故是從女者失其義也。

敝邑之幸

成二年。齊賓媚人對晉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惟命是聽。杜注曰。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卽從命也。明曰。杜注誤也。今尋其辭意。言背城一戰。戰若幸勝。尚當從晉命。若不幸而敗。固不敢不服也。幸一戰而獲勝。非謂完全之時也。

兩觀

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趙子曰。復作兩觀。譏仍舊也。其意言諸侯無兩觀。有者僭天子也。今因天災宜廢之。明曰。按左氏及毛詩禮記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靈臺者別地爲之。觀臺者因門爲之。凡臺望雲物。如災祥水旱。逆爲之備。不可無也。左傳曰。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禮運曰。天子諸侯臺門。大夫不臺門。此以崇爲貴也。臺門卽兩觀也。由此言之。諸侯之有兩觀亦以明矣。或曰。魯以周公故得有兩觀。其餘諸侯不當有也。答曰。若後者復作是也。又何譏乎。又曰。非譏何以書也。答曰。春秋之義有褒而書者。有貶而書者。有譏而書者。非褒貶譏而書者。有國之大事。法合書者。卽此新作雉門及兩觀。及僖二十年新作南門之類也。於法自當書。非由譏也。且兩觀與雉門同文。豈雉門亦不當作耶。據此諸文。則趙子言非也。

禮記

宿離不貸

月令云。命太史司天。歷候日月星辰。宿離不貸。孔穎達曰。離讀爲儷。猶配偶也。言太史之官。使馮相氏保章氏常在候。不得怠慢不覺天文之變異。孔穎達之解謬之甚也。且經云。日月星辰。宿離不貸。□□□□字不當繫於馮相保章也。且馮相保章。卽太史之官。何故將特在星辰之下乎。今以星謂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之舍也。宿留止。離經歷。言天子命史太之官。歷候日月星辰。卽留止所經歷爲祥爲災。無令差貸。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書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其此之謂乎。而穎達以宿離爲馮相保章同宿配偶。是其不顧經文。妄爲穿鑿。

占兆審卦

月令曰。命有司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孔穎達曰。有司太史之官。殺牲以血塗之曰釁。使之神也。策蓍也。占兆謂卜兆之書也。非但釁其蓍龜。兼釁此占兆之書。不言釁占兆者。蒙上文也。卦筮卦也。易有六十四卦。或吉或凶。但審省之而已。以其筮短龜長。賤於龜兆故也。明曰。按周禮龜人故春釁龜。無釁占兆之文。而穎達解月令言兼釁占兆之書非也。且兆詞存於竹帛。何容以血塗之哉。博雅云。占瞻也。爾雅云。占視也。則是占之爲言繫人不繫兆也。正與審字義同。以兆卦各有吉凶。慮其差謬。故因釁龜策之時。占視其兆。審省其卦也。兆下不言吉凶者。以其文繫總以吉凶結之也。云筮短龜長。此左傳文也。穎達既誤解釁兆不釁卦。故引左傳證之。按僖五年左傳云。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按易之爲書。河圖出文經三□有天道廣大悉備。未有龜卜之書。若斯之盛也。豈

短賤於龜乎。或曰。既不短於龜。何以故立驪姬而筮之吉乎。答曰。必非。應筮亦不吉。但卜人不善占筮。謂之爲吉耳。亦猶穆姜初往東宮而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姜氏自占之曰。不然。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其後穆姜竟卒於東宮。又南蒯將逐李氏。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其後南蒯果不克奔齊。此皆卦告之凶。而誤占之爲吉。非短於龜也。

苦菜

月令孟夏苦菜秀。孔穎達曰。菜似馬蘺而花白。其味極苦。明曰。按夏小正四月王萯秀。月令用小正爲本。改王萯爲苦菜也。詩豳風。四月秀葽。鄭康成疑葽爲王萯。今驗四月秀者。野人呼爲苦葽。去聲 春初取煮去苦味。和米粉作餅食之。四月中蓋如蓬艾。花如牛蒡花。四月秋氣生。故苦葽秀。則一歲物成自苦葽始。月令所書。皆應時之物。其言苦菜卽苦葽也。穎達所見。別是一物。不可引以解此。

螻蟈

月令立夏之日螻蟈鳴。孔穎達曰。螻蟈蝦蟆也。明曰。非也。按蝦蟆一名蟾蜍。不能鳴者蛙也。故□□□□牝鞠殪蛙。然則螻蟈蛙之類也。爾雅云。鼃猶黽。在水者黽。黽卽蛙也。蟾蜍卽蝦蟆也。郭璞曰。蝦蟆非也。按蛙形小而長。色青而皮光。春夏居水邊。相對而鳴者也。蝦蟆形闊而短。色黃而皮如砂。鞠之汁出如乳。醫方用之治甘蟲狗毒。是今人悉呼蝦蟆者。相承誤也。按蛙鳴始於二月。驗立夏而鳴者。其形最小。其色褐黑。好聚淺水而鳴。其聲如自呼爲渴於者。是螻蟈也。

王瓜

月令立夏之後十日王瓜生。諸儒及本草多不詳識。明曰。王瓜卽栝樓也。栝樓與土瓜形狀藤葉正相類。但栝樓大而土瓜小耳。以其大於土瓜。故以王字別之。爾雅諸言王者。皆此類也。今驗栝樓立夏之後其苗始生。正與月令文合。故知先儒之說皆非也。

正鵠

射義曰。失諸正鵠。而反求諸身。先儒皆以鵠鳥小鳥。畫於射侯之上。明曰。鵠有二音。其鳥亦別。鴻鵠卽胡木反。正鵠則古篤反。廣雅曰。鵶鵠上音于反下古篤同鵠也。然則鵶鵠是鵠。鵠卽是鵶。鵶性驚黠。射之難中。故畫於射侯之上。非小鳥也。小鳥無名鵠者。先儒未之詳也。今射埽之上畫烏珠者。是正面畫烏鵶也。

論語

而好犯上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皇侃曰。犯上謂犯顏而諫言孝悌之人。必不犯顏而諫。明曰。犯上謂干犯君上之法令也。言人事父母能孝。事長兄能悌。卽事君上能遵法令。必不干犯於君上也。旣不犯上。必無作亂之心。故下文云。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指其掌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包咸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明曰。斯此也。此掌中也。指其掌者。孔子以一手指指一手之掌中。此三字是當時狀。非謂示以掌中之物也。

祭如在

祭如在。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又曰。祭神如神在。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明曰。祭如在者。是孔子之前。相傳有此言也。孔子解之曰。祭神如神在耳。非謂兩般鬼神也。

而有宋朝之美

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明曰。此孔子歎末世浮薄。所尚者口才與貌耳。如此則不得云而有宋朝之美。蓋此而亦當作不。傳寫誤也。

飯蔬食

皇侃曰。蔬食菜食。明曰。經典言疏食者。皆謂麤飯。非菜食也。音嗣。謂飯麤飯者。喫麤飯也。上飯音扶晚反。

唐棣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孔安國曰。唐棣棣也。明曰。爾雅釋木云唐棣移。常黎反。郭璞注曰。白移似白楊樹。江東呼爲扶移也。又云常棣棣。郭璞曰。今山中有棣樹。子如櫻桃可啗。則唐棣是移。非棣也。常棣是棣。

食不厭精

皇侃曰。食瓮則誤人生疾。故調和不厭精潔也。明曰。食音嗣。謂飯也。言舂米作飯。不厭精鑿也。鑿子各反

食饐而餲

皇侃曰。謂經久味惡。如乾魚肉久而味惡也。明曰。食音嗣。謂飯也。饐餲也。敗餿販也。爾雅云。食饐謂之餲。郭璞云。飯饐臭也。則非得其義焉。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皇侃曰。食謂他饌。明曰。音嗣。謂飯也。言孔子喫肉常令少於飯也。

迅雷風烈必變

孔安國注云。敬天之怒。明曰。怒非也。敬天道變也。何以知之。按雷者陽盛之聲也。位在東方。發於二月。風者發生之氣也。在卦屬巽。於星屬箕。易曰。雷風恆。風雷益。又曰。動萬物莫疾乎雷。撓萬物莫疾乎風。由此觀之。風雷非天之怒亦已明矣。或云。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何也。答曰。怒非風雷之謂也。其謂天福善禍淫。故無敢戲豫。慮其加禍爾。蓋以禍淫爲怒。豈謂風雷耶。又難曰。左傳云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此非天之怒耶。答曰。此左氏之不通也。且震曜殺戮在夏。刑罰威獄在秋。若聖人法雷而立刑。則當盛夏而決罪也。又難曰。雷風不爲天之怒。春秋震夷伯之廟。左傳曰。展氏有隱慝焉何也。答曰。春秋記異耳。左傳言也。若以展氏有罪凶爲天所震。則楚子商臣單于冒頓何不震之。蓋夷伯之廟。偶因震而圮耳。今人之舍。如此者亦不少矣。又難曰。今人有震死者何也。答曰。五行六氣。能生人亦能殺人。非獨雷霆也。且

人之生命有合兵死者。有合水死者。有合火死者。有合震死者。然則雷之爲物。與夫水火無以異也。又難曰。今震死之人如鬼神何也。答曰。古人云蛇從霧龍從雲。雲既興而龍神隨之。或害物耳。水之深蛟蜃居之。山之大豺虎宅之。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也。但人稟陰陽之變。豈可同於平常。故衣服冠而坐也。

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槨

先儒皆言請其車賣之爲槨也。明曰。經止言爲槨。是欲毀其車作槨耳。非將爲之也。若爲車買其爲槨之木。可以請於他財。何故特請其車也。且經無爲之文。何爲妄說。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明曰。視其文勢無子字。後人加之耳。按上文云。吾黨有直躬者。此卽攘羊者之子也。但云。其父攘羊。而證之於文自足。如今更加子字。翻使不安。必非游夏之文。

孝經

仲尼

今人讀仲尼之尼。與僧尼之尼音同。明曰非也。仲尼之尼當音夷。古夷字耳。按尚書古文隅尸島尸棠尸並作尸。今文皆作夷。然則夷尸音義同也。又按左傳魯哀公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音甫晉王衍字夷甫。是用今文耳。又漢有諫尸。晉有潘尼。猶用古字。按字書仲尼之尸從尸下二。僧尼之尼從尸下工。文字不

同音義亦別。代人不能分別。乃一概而呼。實乖聖人之音也。

曾子侍

明曰。孔子之行在孝經。可謂不刊之典。顏閔無問答。獨與曾參論者。諸儒之說頗有不同。且六親不和有孝慈。蓋閔之父和而孝不顯。曾參父嚴而孝道著。所以孔子與之論孝。兼亦慮其心不固因以勗之也。或曰。何知曾參之父嚴者。答曰。孟子云曾參之事父也。訓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者。恐虧其體。非孝之道。常鋤瓜誤傷蔓。乃以大杖毆之。是其嚴也。

爾雅

菟字

釋草云。葉菟茇蘩菟蘖黃菟瓜之類。菟字皆從草。明曰。菟字不從草。按草菜之號。多取鳥獸之名以爲之。至如蒭鼠尾孟狼尾菟雀弁蘐烏蘐葬馬帚茇牛蘄齒鹿藿之類。其鼠狼雀烏馬牛鹿等字皆不從草。兎亦獸名。何獨從草。蓋後人妄加之耳。

蜚蠦蟹

釋蟲云。蜚蠦蟹。郭璞注云。蟹卽負盤。臭蟲也。明曰。按春秋書秋有蜚。杜注云。蜚負蠜也。然杜預以蟲一名蠦蟹。而郭以此蟲一名蜚蠦。一名蟹。以春秋證之。卽郭解誤也。

桑鳸竊脂

釋鳥云。桑鳸竊脂。郭璞云。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食之。因以爲名也。明曰。非也。按下文云。夏鳸竊玄。秋鳸竊藍。冬鳸竊黃。棘鳸竊丹。豈諸鳸皆善爲盜而偸竊玄黃丹藍者乎。蓋竊之言淺也。竊玄者淺黑色也。竊藍者淺青色也。竊黃者淺黃色也。竊丹者淺赤色也。竊脂者淺白色也。今三四月間採桑之時。有小鳥灰色眼下正白。俗呼白鵊鳥是也。以其採桑時來。故謂之桑鳸。而郭注謂竊脂爲盜脂肉。一何謬哉。

兼明書卷之四

文選

五臣注文選

五臣者。不知何許人也。所注文選。頗謂乖疎。蓋以時有王張。遂乃盛行於代。將欲從首至末寧其蕭根。則必溢帙盈箱。徒費牋翰。苟蔑而不語。則誤後學習。是用略舉綱條。餘可三隅反也。

吳都賦

吳都賦曰。且有吳之開國。造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臣延濟曰。太伯延陵。端其志操。委棄其位。以存讓體。是興高節也。明曰。據賦文是雙關覆裝體。以端委所彰覆太伯。高節所興覆延陵。宜於所彰下注太伯之德。解端委之事。所興下注延陵之德。釋高節之文。不宜將二人之事混同而注之。且釋端委之意。殊非曲經。按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杜元凱注曰。端委禮服也。頴達曰。端玄也。委者長垂於地也。賦言太伯造成國邑。服玄端之衣。以行周禮。彰顯先生之王化於吳國也。左傳又曰。公子光弒王僚。以國讓延陵季子。季子曰。聖達節。次守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達。敢失守乎。棄其室而耕於野。遂捨之。賦言延陵以此高尚之節。宣播謙讓之風。以興盛吳國。非謂自興高節也。賦又曰。建至德以創鴻

業。世無得而顯稱。臣延濟曰。言我吳都俊建立延陵太伯之德以創大業。代無得而稱美者。又曰。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屣於千乘。臣周翰曰。言吳能建太伯延陵讓節以成風俗。蓋謂讓千乘之重如脫屣也。明曰。此文亦雙關體。云建至德以創鴻業。世無得而顯稱者。此獨論太伯之德耳。太伯建立至德。以開創吳國之大業。其德浩大。故代人無可得而稱。論語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是也。且延陵非創業之主。注不得兼言延陵之德也。其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屣於千乘。此則論延陵之德也。言延陵讓國而耕於野。是其克讓輕千乘也。注不得兼言太伯之德。以致混淆。賦又曰。外失輔車脣齒之援。臣向曰。輔陪乘也。吳蜀相資。獨陪乘以脣齒爲內外。明曰。按左傳云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先儒皆以輔謂頰輔。車謂牙車。此注云陪乘非也。或云。詩云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則是車之與輔。亦相依之物。有何不可。而子非之。其有說乎。易云。咸其輔頰舌。孔穎達曰。輔頰俱爲口旁之肉。輔是口旁之肉。則爲牙車脣齒四者同類。相依而存。闕一不可。以喻二國更相表裏。乃得俱全。若以輔爲陪乘。則車爲載物之事。輔爲御車之人也。人之與車非相類。不可以喻二國。故陪乘非也。

雲棼藻梲

靈光殿賦曰。雲棼藻梲。臣向曰。棼梁上柱。梲叉手也。明曰。按爾雅釋宮云。栭謂之棼。郭璞曰。薄櫨也。薄音皮碧反。薄柱頭也。櫨斗也。又云。杗廱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郭璞云。侏儒柱也。臣向不依爾雅之文。臆爲其說。且上文枝掌扠拐而邪據。周翰曰。枝掌梁上交木。交卽叉手也。何得更以梲爲叉手。違經背義。乖謬之甚。

濫觴

江賦云。初發源乎濫觴。周翰曰。濫謂泛濫。水流貌。觴酒盃也。謂江之發源。流如一盃也。明曰。周翰以觴爲酒盃則是也。然以其流水如一盃之多則非也。何者。且濫非水流之貌。濫者泛也。言其水小裁可浮泛酒盃耳。

豈鮮輝於陽春

雪賦云。君甯見堦上之白雪。豈鮮輝於陽春。臣銑曰。鮮寡也。雪之光輝豈寡於陽春也。明曰。下文云玄陰凝沍。不昧其潔。太陽輝耀。不固其節。則鮮謂鮮明也。言雪當見日而消。不能鮮明光輝於陽春也。

疇德瑞聖

赭白馬賦云。實有騰光。吐疇德瑞聖之符焉。臣良曰。疇昔也。言昔帝之德。有瑞聖之符焉。明曰。疇等也。言焉可以等齊君子之德。祥瑞聖人之道也。

珪璋特達

郭璞遊仙詩曰。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臣延濟曰。特達美貌。明曰。按朝聘之禮有珪璋璧琮璧琮則加束帛然後能達。而珪璋德重。可以獨行。故曰特達。聘禮云。珪璋特達德也。此詩之意言君子雖有才德。不假外助。然亦不可仕於亂代。如明月之珠。不可以暗中投人也。

昔聞東陵瓜

阮籍詠懷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臣延濟曰。故秦時東陵侯邵平種瓜於青門外。其瓜甚美。以供賓也。明曰。按嗣宗此詩。是遭亂代。思深居遠害。故以瓜喻之。言邵平種瓜不能深遠。近在青門之外。又色妍味美。遂爲人所食啗。故下云。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意言人遭代亂。苟逞才露穎。必爲時所害。如美瓜膏火之自喪矣。而延濟不喻此義。種瓜以供賓客。何其謬歟。

布衣可終身

其詩又云。布衣可終身。臣銑曰。布衣謂邵平。明曰。此詩取瓜喻。不專指邵平。言人當亂代。但服布衣自可終身。何必紆朱拖紫也。

施己惟約

陸士龍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其末章云。施己惟約。於禮斯豐。天錫難老。如嶽之崇。臣向曰。約薄豐厚也。言我所施用甚薄。遇禮且厚。是天賜我難老之惠。如山嶽之崇也。明曰。觀士龍之意。是祝王之辭。言王於身儉約。於禮則豐厚。所以天賜王難老。如嶽之崇。非士龍自謂也。

霜降休百工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詩云。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臣延濟曰。季秋涼風至始授衣也。霜降膠漆堅。可以爲器。故美百工之功也。明曰。按月令季秋云霜始降。則百工休。注曰。謂膠漆之作停也。宣遠亦用此義。言歲將晏。授寒衣。停百工。人民安。可以謀飲讌餞賓客也。而延濟訓休爲美。言霜降膠漆堅

可爲器物。若如此則既興百工。是其勞苦。何歡讌之有且時方寒凜。非用膠漆之日。翻覆尋繹。理無所通。

尙席函杖

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云。尙席函杖。臣周翰曰。尙席儒席也。明曰。今觀此詩文勢。非謂儒席也。尙席謂設席之吏也。設此太子之席。其間相去容杖。以指書講書也。知尙席爲設席之吏者。以其詩云。尙席函杖。承疑捧帙。侍言稱辭。惇史秉筆。承疑侍言惇史三者。皆太子屬官。故知尙席亦官吏。如尙衣之事也。

鳳吹

邱希範侍宴會樂遊苑送徐州應詔詩云。詰旦閶闔開。馳道聞鳳吹。臣延濟曰。鳳吹笙也。笙體象鳳。故比之也。明曰。吹者樂之總稱。鳳者美言之也。以天子行幸。必奏衆樂。豈獨吹笙而已哉。故月令云。命樂工習吹。大享帝於明堂。是爲衆樂爲吹也。

細草藉龍騎

其詩又云。輕黃承玉輦。細草藉龍騎。臣良曰。藉猶鋪也。明曰。藉猶薦也。草在馬蹄之下。故曰藉也。

借曰

陸士衡贈馮文羆詩云。借曰未給。亦既三年。臣銑曰。借曰假曰也。給猶足也。言王事無暇。常假日而遊。尙未爲足也。明曰。此本出於毛詩。按大雅篇云。借曰未知。亦既抱子、鄭玄曰。假令人云王尙幼小。未有所知。亦已抱子。長大矣。亦不幼小也。據毛詩之義。則以曰爲語辭。今臣銑此注以曰爲日月之日。則與毛詩之

義大乖。士衡之意不合矣。

項領

其詩又曰。之子既命。四牡項領。臣良曰。項領者駕木項上也。明曰。按毛詩節南山篇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毛萇曰。項大也。言四馬之肥。其領大也。今士衡取此意以美文熙之行。亦宜訓項爲大。而云駕木項上非也。

涕交纓

陸士衡贈弟詩云。寤言涕交纓。臣銑曰。纓衣領也。明曰。纓帶也。雖文章用字與經稍疎。詁訓釋名安可臆斷。

西陵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臣良曰。西陵設所居之西陵也。明曰。西陵浙江東之西陵驛名也。何以知之。以其詩云。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知也。

中孚爻

謝靈運初發石頭城詩云。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臣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也。明曰。按中孚九五云。有孚攣如。无咎。其義言九五居尊。爲中孚之主。爲信不可暫捨。而攣擊不絕。故得無咎。此爲主者之事。非臣下之所指用。且其辭義不當。今尋靈運之意。乃指九二爻耳。按九二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

與爾靡之。其義言九二處重陰之下。履不失中。立誠篤志。雖在闇昧。物亦應焉。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不私權利。惟德是與。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靈運常抱此道。尙爲孟覬誣奏。故曰。猶勞貝錦詩。而張銑以爲九五爻何義也。

瓜田不納履

古詩云。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明曰。履當爲屨字之誤也。文章之體。不應兩句之內。二字同音。又諸經傳無納履之語。按曲禮曰。俯而納屨。義曰。俯低頭也。納猶著也。低頭著屨。則似取瓜。故爲人所疑也。履且無帶。著時不必低頭。故知履當爲屨。傳寫誤也。

錯陶唐之象

張景陽七命云。錯陶唐之象。臣銑曰。錯雜也。陶唐堯也。象法也。言晉德雜於文法也。明曰。錯音蒼故反。置也。陶唐之代。人有犯罪者。畫其衣冠。謂之象刑。言今晉德之盛。人犯罪者。其陶唐之象刑亦錯置而不用也。

辭遠遊

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云。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臣銑曰。辭辭國。遠遊謂出征也。明曰。遠遊亦冠名也。辭者脫去之名也。言脫去遠遊之冠。而戴武弁之弁也。知其然者。以下文至解朱組珮青紱。組紱皆綬也。故知遠遊武弁皆冠也。臣銑以遠遊謂出征。一何乖謬。

兼明書卷之五

雜說

辛壬癸甲

史記云。禹辛日娶妻。甲日生啓。明曰。司馬遷約尙書之文而爲史記。其於經義多不精詳。按虞書益稷篇云。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孔安國曰。禹言我懲丹朱之惡如此。故辛日娶塗山氏之女。甲日復往治水。復往之後而啓生焉。啓生之後。或從東往西。或從南徂北。經過其門。聞啓泣聲。而不暇入子愛於啟。以其水災未去。惟大度水土之功故也。而馬遷以塗山之女聘禹之後。四日之內而生啓。故聞其呱呱泣聲而不入愛子。其不近人情。一至於此。且禹所以言此者。以己勤於治水。而不顧其家。不私其子。所以能成大功耳。若馬遷之意。是禹疑其妻而惡其子。何勤勞之有焉。

地震

莊子云。海水周流相薄則地震。明曰。莊子之言失之矣。按春秋之時。地震者五。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遂。於是有地震。其意言陰氣盛於上。陽氣衰於下。陰迫於陽而陽不能遂出。故地震也。或曰。莊子之言亦有其理。安知其失乎。答曰。若大地俱震。則可謂之海水相薄。而爲地震之時。不同率土。或秦

甯而楚震。或蜀動而吳安。由是而論。則水非而氣是也。

日遠近

列子云。孔子出行。逢二小兒爭論日之遠近。其一兒曰。日初出近。日中遠。何以知之。初出大。日中小。非近大而遠小乎。其一兒曰。初出遠。日中近。何以知之。初出涼。日中熱。非遠涼而近熱乎。各以此理質諸仲尼。仲尼笑而不答。明曰。按天形如彈丸。陽城土圭得地之中。則日之初出與日之中遠近均也。初出大日中小者。凡物平視之則大。仰視之則小。此乃視之有異耳。初出涼日中熱者。天氣不施故也。初出之時。中國在日之西。故涼也。日中之時。中國當日之下。故熱也。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則孔子知之矣。或曰。孔子知之。何爲不答也。答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道大德尊。豈與小兒街談巷議乎。又六合之外。非關教化者。仲尼棄而不論。故子路問事鬼神與死。皆不答也。且孔子纂□道以默八索。而不知日之遠近乎。以其輕問故笑而不答。或問曰。子云陽城土圭得地之中。則爲東海近而西海遠也。答曰。地傾東南垂入於海。今之海岸求其海際。以人之所見謂之近耳。

月桂

代人謂及第人爲折月桂者。明曰。昔者郄詵射策登第。天子問之曰。卿自以爲何如。對曰。臣以爲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今人謂爲折月桂。何其謬歟。且月中無地。安得有桂。蓋以地影入於月中似樹形耳。

江東

今人言項羽起於江東者。多以爲浙江之東。明曰。按古人稱江東。皆謂楚江之東也。以其江自西南而下江南。江東隨江所向而呼也。項羽起於江東。卽蘇州也。故漢書稱項羽避仇於吳中。其論用兵之道。吳中士大夫皆出其下。尋羽之行止。無入浙東之文也。或曰。羽殺會稽守賈守通。會稽非浙東乎。答曰。秦並天下。分置三十六郡。江東爲會稽郡。其治所在吳。吳卽今蘇州也。羽殺賈守通之後。起吳中子弟八千人。非蘇州而何。

江左

晉宋齊梁之書皆謂江東爲江左。明曰。此據大約而言。細而論之。左當爲右。何以明之。按水之左右。隨流所向而言之。水南流則左在東而右在西。水東流則左在北而右在南。水北流則左在西而右在東。昔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則洞庭在西。彭蠡在東。其水北流故也。又哀二年左傳云。晉趙簡子納衞太子蒯聵於戚。夜行迷道。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此時河轉北流。故謂河東爲右也。又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堦。客就西堦。門以向堂爲正。故左在西而右在東。亦其義也。按建業之西江水北流。則當左在西。而右在東。今以江東爲江左。則是史官失其義也。若非史官失其義。則世人之傳寫誤也。

我承其弊

史記宋義云。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弊。明曰。承字奉上之義。於理不安。當作乘陵之乘。與乘勝逐

北。以剛乘柔。其意同也。

徒行

范曄後漢書。蔡琰見曹公。蓬首徒行而入。明曰。不乘車者謂之徒行。不履韈者謂之徒跣。今文姬蓋徒跣。非徒行也。故下文云。曹公與之巾韈。

象傲

後漢書劉表與袁譚書曰。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明曰。按虞書云。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然則象是舜弟之名。傲是不恭之稱。非兩字名。

瀟湘逢故人

柳文暢江南云。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近代詞人皆以爲二人舊是生人。忽於瀟湘之上相逢遇也。明曰。據其題稱江南曲。是樂府閨情之詩也。詩述婦人夫壻出行之後。於春月採蘋次。見洞庭湖上有人爲客而歸。婦人因問其夫。其人答言於瀟湘之上。逢見汝之夫。更前去也。故此婦人言故人去不返。春華復將晚。言己之年貌漸衰也。不道新知樂。祇言行路遠者。此婦人憶其夫在外戀新人而不歸。託言行路遠耳。婦人謂夫爲故人。非謂生人逢遇也。或問曰。今湖州有白蘋洲。題此詩於庭內。則所言洞庭。得非具區中之洞庭山耶。答曰。按其題稱江南曲。其詩云。瀟湘逢故人。洞庭當與瀟湘接。非具區中之洞庭山。又爾雅云。水中可居曰洲。然則水中洲渚。所在有之。蓋文暢曾守吳興。後人遂題其

詩於吳興之洲因爲名耳。

白蘋

明曰。經典言蘋者多。先儒罕有解釋。毛詩草木疏亦未爲分了。而湖州圖經謂之不滑之蓴。大謬矣。按爾雅釋草云。蘋大萍。左傳云。蘋蘩薀藻之菜。然則蘋爲萍類。根不植泥。生於水上。今人呼爲浮菜者是也。入夏有花其花正白。故謂之白蘋。或曰。蘋花夏生。而柳惲詩云。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何也。答曰。以蘋花色白。故通無之時亦可呼爲白蘋也。

蔓菁

今人呼菘爲蔓菁。云北地生者爲蔓菁。江南生者爲菘。其大同而小異耳。食療本草所論亦然。明曰。此蓋習俗之非也。余少時亦謂菘爲蔓菁。常見醫方用蔓菁子爲辟穀藥。又用爲塗頭油。又用之消毒腫。每訝菘子有此諸功。殊不知其所謂。近讀齊民要術。乃知蔓菁是蘿蔔苗。平生之疑。渙然冰釋。卽醫方所用蔓菁子。皆蘿蔔子也。漢桓帝時年饑。勸人種蔓菁以充饑。諸葛亮征漢。令軍人種蘿蔔。則蘿蔔蔓菁爲一物無所疑也。然則北人呼菘爲蔓菁。與南人不同者亦有由也。蓋鼎峙之世。文軌不同。魏武之父諱嵩。故北人呼蔓菁。而江南不爲之諱也。亦由吳主之女名二十。而江南人呼二十爲念。而北人不爲之避也。由此言之。蔓菁本爲蘿蔔苗亦已明矣。或曰。根苗一物。何名之異乎。答曰。按地骨苗名枸杞。芎藭苗名蘼蕪。藕苗名蓮荷。亦其類也。斯例實繁。不可勝紀。何獨蔓菁蘿蔔不可異名乎。又曰。今北人呼爲蔓菁者。其形狀

與江南菘菜不同何也。答曰。凡藥草果實蔬菜。踰境則形狀小異。而況江南北地乎。

杞梓

近代文人多以杞梓爲大材。可爲棟梁之用。明曰。杞梓小材木。可爲器物之用耳。何以言之。左傳云。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與皮革同文。故知非大材。孟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釋木云。杞柳檻。郭璞曰。今枸杞也。尚書梓材云。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孔安國曰。梓漆也。詩云。椅桐梓漆。然則梓非漆之別名。可以爲漆器之材耳。是知杞之與梓。皆柔軟之木。杞則可爲桮棬。梓則可爲漆器。其非棟梁之材也明矣。或曰。昔秦人伐梓。其中一青牛。梓非大木耶。答曰。梓本大木。但其爲貨之時。析而斷之爲小材耳。

七夕

明曰。古書皆以七月七日之夕謂之七夕。今北人卽以七月六日之夕乞巧。詢其所自。則說有異端。靜而思之。抑有由也。蓋鼎峙之世。或中分之時。南北異文。車書不一。必北朝帝王有當七日而崩者。故其俗間用六日之夕。南人不爲之忌。不移七日之夕。由此而論。昭然可見。

楊溝

崔豹古今注云。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楊柳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觸垣牆。作溝以隔之。故曰羊溝。明曰。凡溝有露見其明者。有以土塡其上者。土塡其上者謂之陰溝。露見其明者謂之陽溝。言陽以對陰。

無他說也。

化雞

風俗通云。雞朱氏之所化。故呼雞作朱朱聲。明曰。萬物之生始於開闢。軒轅之世已知十二屬之所配。豈朱氏之姓與於軒轅之前乎。按朱氏出於邾國之後。春秋之時未有朱氏。豈春秋之後方有雞乎。風俗通以呼雞作朱朱聲。卽云朱氏之化。且呼鴨作與與聲。又是誰氏之化耶。

脾磨

世上醫人見人病不能飲食。卽云脾不磨者。明曰。按鳧鶩鷄之類。口無牙齒。不能噍嚼。須脾磨之然後能消。故其脾皮悉皆堅厚。若人則異畜獸。既有齒牙能嚼食物。故脾皆虛軟。惟用氣化耳。病人脾胃氣弱。卽不能化食。非不磨也。家語云。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齟齬者九竅而胎生。胎卵既殊。脾胃亦別。而醫人不喻斯理。一概而言。歷代雖多。曾無悟者。

丘氏

孔緬唐韻引風俗通云。丘氏魯左丘明之後也。明曰。丘明出自齊太公之後。不因丘明得姓。按藝文志云。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故春秋傳稱左氏傳。豈其子孫以父祖之名而爲姓乎。且昭二十三年左氏有邾大夫丘弱。則左氏爲傳之時已有丘氏。則非丘明之後也明矣。風俗通之妄。唐韻之疎也。

字書

一

茲黑也二玄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子思反　蕲草株多益也從艸茲子之反　滋益也從水茲　三字說文。摯禮記音子之反上從茲茲從二幺作茲訛又音字書見虞書有也字字樣。明曰。字樣言訛者卽是正也。按書云。樹德務滋。又云。名言茲在茲。古文並作茲。上從草音草下從二幺。音一堯反　蓋以隸書草之其畫直過。豎書直下。卽今文作茲。雅當其理。幺者物之初生之貌。故茲幾孳幽之字皆從二幺。文義交通。音韻相近。是知茲蓋茲此茲黑等字皆從二幺。別有轉注音相近者亦皆准此。或問曰。安知左傳水茲之字不從水乎。答曰。按杜注左傳云。滋濁也。不訓爲黑。假令茲訓爲黑。則幺是物之初生。自得爲黑。不必要從玄也。且玄字亦從幺。取其初生色黑也。故禮記夏后氏尙黑義曰。夏以建寅爲八正。物生色黑。詩云。何草不玄是也。又左傳云。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滋。則是滋字元始於物生。不始於水濁也。又問曰。今之滋益之字。及左傳水滋之字。皆從水何也。答曰後人加之耳。

氏丁兮反從氏下一　底丁木反山居也亦月下也從氏　二字說文。乃字樣　按氏字氏下一。凡聲相近者合皆從氏。羝祇之類是也。說文字樣底字獨無下一非。

起古文起者子能立也從底巳之巳　杞古文杞字從木巳　芑古文芑字從廿巳　三字說文。明曰。按說文包字注云。巳子也。起字檢說文手部亦無此字。其下從手明。

協容樣從十　明曰。協字訓和宜從心也。且協音嫌膈反。心邊著劦。與口邊著十。皆是諧聲。何得協字更從十乎。

宋景文公筆記

宋祁 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
選百川學海及唐宋叢
書學海類編學津討原
皆收有此書百川宋本
故據以排印

宋景文公筆記

宋景文公筆記上

宋　宋祁著

釋俗

近世授觀察使者。不帶金魚袋。初名臣錢若水拜觀察使。佩魚自若。人皆疑而問之。若水勸於酬辯。錄唐故事一番在袖中。人問者。輒示之。

宦者宮人言。正月與上諱同音。故共易爲初月。王珪爲脩起居注。頗熟其聞。因上言秦始皇帝名政。改正音政月爲端月。以正音政爲正。音征。令乞廢正征音一字不用。遂下兩制議。兩制共是其請。表去其字。曾公亮疑而問予。予曰。不宜廢。且月外尚有射正。詩曰。不出正兮。不止正月矣。曾寤。密語相府。罷之。

國朝有骨朶子。直衛士之親近者。予嘗脩日曆。曾究其義。關中人謂腹大者爲胍肟。上孤下都。俗因謂杖頭大者亦爲胍肟。後訛爲骨朶。朶從平聲。然朶難得音。今爲軍額。固不可改矣。

予昔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者。設於前殿兩螭首間。案上設燎香爐。修注官夾案立。予詰吏何名洞。吏辭不知。予思之。通朱漆爲案。故名曰洞耳。丞相公序謂然。唐人鄭谷嘗用之。

宣獻宋公著鹵簿記。至爆槊不能得其始。徧問諸儒無知者。予後十餘年。方得其義。云江左有爬槊。以首大如爬。故云。爆一作爆。

陶穀本唐彥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爲壻。亦可怪。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卷。顏之推曰。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雌黃與紙色類。故用之以滅誤。今人用白紙。而好事者多用雌黃滅誤。殊不相類。道佛二家寫書。猶用黃紙。齊民要術。有治雌黃法。或曰。古人何須用黃紙。曰。蘗染之。可用辟蠹。今臺家詔敕用黃。故私家避不敢用。

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爲鯽溜。凡人不慧者。卽曰不鯽溜。謂團曰突欒。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欒空遶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爲團。亦其謬也。

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吾所未曉。

樂石有磬。今浮屠持銅鉢亦名磬。世人不識樂石。而儒者往往不曉磬折義。故不獨不識磬。又不能知鉢。擣辛物作虀。南方喜之。所謂金虀玉膾者。古說虀臼曰受辛。是臼中受辛物擣之。

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謂水皆曰河。隨方言之便。而淮濟之名不顯。司馬遷作河渠書。幷四瀆言之。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事已相亂。後人宜不能分別言之也。

莒公言。河陽出王鮪。卽今黃魚也。形如豕。口與目俱在腹下。每春二月。出於石穴。逆河而上。人乃取之。其腥不可近。官以爲鮮獻御。其味甚美。然有毒。所謂王鮪岫居者。

蜀人謂老爲皤（波）取皤皤黃髮義後有賊王小皤作亂今國史乃作小波非是

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嚱李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圖作休休亭記又用之脩書學士劉義叟爲予言晉書言咄嗟而辨非是宜言咄喏而辨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

今造屋勢有曲折者謂之庸峻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謂之庸峭蓋庸峻也（集韻曰庸㢘屋不平也庸奔模切㢘同都切）儒者讀書多隨俗呼不從本音或終身不悟者凡讀廷（音定）皆作廷（音亭）故廷中、廷爭、柏者鬼之廷、游神之廷、皆作庭假借之假（音嫁）皆作假（音賈）朝請（音才姓切）皆作請（屈請之請）爛脫（音奪）皆作脫大守（音狩）作守周身之防（去聲）爲防廷尉評（去聲）爲評中（去聲）興爲中興若此甚衆

莒公嘗言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便用夕陽爲斜日誤矣予見劉琨詩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夫

余見今人爲學不及古人之有根本每亦自愧嘗讀祭式其中有任器字注曰未詳且任器乃擔荷之具雜見子史何云未詳

古今語無雅俗惟世之罕道者似雅如古以大爲大（音如舟柁之柁）則言大雅、大夫、大閱、大舉、類不及今人言大（徒帶反）之雅古以車（音居）爲車（唱遮反）漢以來乃言車（居）俗語則曰車（唱遮反）則今語爲雅

今公私文書以勑（音賚）爲敕吏既書畫有體不復能改

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爲酉。漢書以貨泉爲白水眞人。新論以金昆爲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爲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爲恭。宋書以召力爲劭。

古無正字。多假借。以中爲仲。以說爲帨。以召爲邵。以間爲閑。後人以亂旁爲舌。揖下無耳。黿鼉從龜。奪奮從雀。席中從帶。惡上安西。皷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谿。巫混經旁。皐分澤外。獵化爲獦。音葛獸名

業左益土。靈底著器。其何法哉。

余友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於是書訊刺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識。指爲怪人。

余少爲學。本無師友。家苦貧無書。習作詩賦。未始有志立名於當世也。願計粟米養親。紹家閥耳。年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奇之。以爲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是歟。天聖甲子。從鄉貢試禮部。故龍圖學士劉公㽦所試辭賦。大稱之。朝以爲諸生冠。吾始重自淬礪。力於學。模寫有名士文章。諸儒頗稱以爲是。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於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略。因取視五十已前所爲文。赧然汗下。知未嘗得作者藩籬。而所效皆糟粕芻狗矣耳。一作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作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于已披。啓夕秀于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五經皆不同體。孔子沒後。百家奮興。類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嗚呼。吾亦悟之晚矣。雖然。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成云。

莒公嘗言。王沂公所試有教無類、有物混成賦二篇。在生平論著絕出。有若神助云。楊億大年亦云。自古

文章立名不必多。如王君二賦。一生衣之食之不能盡。

李淑之文。自高一代。然最愛劉禹錫文章。以爲唐稱柳劉。劉宜在柳柳州之上。淑所著論多類之。末年尤奧澁。人讀之至有不能曉者。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朽。丐於古而出一語諸已。劉夢得巧於用事。故韓柳不加目品焉。

晏相國、今世之工爲詩者也。末年見編集者乃過萬篇。唐人已來所未有。然相國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酬唱。

上卽位。天聖初元以來。縉紳間爲詩者益少。惟故丞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至丞相王公曙、參知政事宋公綬、翰林學士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詩而不專也。其後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皆自謂好爲詩。不能自名矣。

余於爲文似蘧瑗。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於道乎。天稟余才。纔及中人。中人之流。未能名一世。然自力於當時則綽綽矣。

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叟喜曰。公之文進矣。僕之爲詩亦然。

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以便快然。久之不可施於史傳。發修唐書。未嘗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唯捨對偶之文近高古乃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

莒公常言。宋宣獻公作西太乙宮碑。文之極摯者也。

晏丞相嘗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有瀼西春水穀紋生。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語乃健。莊子曰。生熟不盡於前。王建詩曰。自別城中禮數生。

宋景文公筆記中

考古

莒公言。左氏國語越大夫舌庸。今春秋傳作后庸。而姓纂舌氏。引越大夫爲祖。

今人多誤以鮑照爲昭。李商隱有詩云。濃烹鮑照葵。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

衛宏漢儀注曰。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晉灼以宏言爲非是。顏師古曰。司馬談爲太史令耳。遷尊之爲公。予謂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矣。

古者大夫字。便用疊畫寫之。以夫有大音故也。莊子、李斯嶧山碑、如此。

古者牛唯服車。書曰。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傳易曰。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牛耕之意。

今國學行王弼易。題曰周易乾傳第一。下云王弼注。且傳卽注解名。下當只云王弼、乃允。

莒公言。詩有常棣之華。逸詩有唐棣之華。世人多誤以常棣爲唐棣。於兄弟用之。因唐誤常。且常棣、棣也。唐棣、栘也。栘開而反合者也。此兩物不相親。

鄭玄注禮記。謂櫨、梨之臧者。今櫨與梨絕不類。康成所指。非今櫨也。

莒公言。物理不可必。故聖人隨有無言之。以教一世。必於有。則不可常見。如彭祖七百歲。黃帝升天。秦穆趙簡之帝所也。若必於無。則又忽然而有也。如魏明帝時有火浣布。刊去文帝所論是已。

易家有蜀才。史記有臣瓚。顏之推曰。范長生自稱蜀才。則蜀人也。臣瓚者。于瓚也。

唐玄宗始以隸楷易尚書古文。今儒者不識古文。自唐開元始。予見蘇頲撰朝覲壇頌。有乩虞氏字。館閣校讎官輒點乩字側云疑。不知乩卽稽字。

顏之推說唐末文籍亡散。故諸儒不知字學。江南惟徐鉉、徐鍇。中朝郭恕先。此三人信其博也。鍇爲說文系傳。恕先作汗簡、佩觿。時蜀有林氏。作小說。然狹於徐郭。太宗朝。句中正亦頗留意。予頃請刻篆楷二體九經於國學。予友高敏之笑之。

李陽冰深於篆隸。而名作冰。音凝。故參政王公堯臣但讀陽凝。予曰陽凝無義。唯陽冰有不治之語。

周大臣王朴。名朴。平豆反。而自謂樸。案說文朴。無樸音。俗以朴爲樸耳。

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僞字最多。如巧言爲辯。文字爲學之比。隋有柳誓傳。又誓之訛以巩易巧矣。予見佛書。以言辯字。多作誓。世人不復辨詰。

學者不讀說文。余以爲非是。古者有六書。安得不習。春秋止戈爲武。反正爲乏。亥二首六身。韓子八厶爲公。子夏辨三豕度河。仲尼登太山見七十二家字皆不同。聖賢尚爾。何必爲固陋哉。

唐呂溫作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予案說文曰。率烏者。繫生烏以來之。名鷗。鷗音由。呂得其意。而不知說文有此鷗字也。

焉、本烏名。能獸名。爲、猴名。乙、鸞名。借鳳爲朋黨字。朋本音鳳。學者多不知。不讀說文之過也。

漢書李廣傳。數奇。注切爲所角反。故學者皆曰數音朔。奇孫宣公奭。當世大儒。亦從曰數朔。後予得江南本。乃所具反。由是復觀顏注。乃顏破朔從所具反云。世人不之覺。

漢書黃霸傳云。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議欲以聞。顏師古曰。此鶡音介。字當作鴶。此通用耳。鴶雀大而青。出羌中。非武賁所載鶡也。今官本介字誤作芬。鴶字作鶡。鶡亦音芬。鶡是鳥聚貌。非鳥名也。予見徐鍇本亦如此改定。

予曾見蕭該漢書音義若干篇。時有異議。然本書十二篇。今無全本。顏監集諸家漢書注。獨遺此不收。疑顏當時不見此書云。今略記於後。

儒林傳施讎傳云。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該案風俗通姓氏篇。混屯、大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子也。見左傳。漢有毛樗之爲壽張令。案此莫如姓非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今人相承呼爲毛。□聞爲屯。驚怪者多。但毛屯相類。容是傳寫誤耳。應劭解漢書。世人皆用。何爲風俗通而不信。

趙子傳。蔡誼授同郡食我子公。師古無註。該案風俗通。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爲博士。食

音嗣。

顏安樂傳。疏廣授琅琊筦路。師古曰。筦亦管字也。路爲御史中丞。該案艸下完音丸。又音官。今漢書本却作艸下完。風俗通姓氏篇。有管筦二姓。云莞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莞路爲御史中丞。卽此是也。又有管姓。云管夷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有管虢爲西河太守。今莞路是艸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由來讀者多惑。檢風俗通乃知。

瑕丘江公傳。丁姓授楚申章昌曼君爲博士。至長沙太傅。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該案風俗通姓氏篇云。由余秦相也。見史記。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傅。

揚雄傳。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該案牢字旁著水。晉直作牢。韋昭曰。洭騷也。鄭氏愁音曹。又恐鸋鵝之先鳴。師古、鸋音大系反。鵝音桂。該案蘇林鸋鵝音殄絹。　又挾獠狂。該曰獠狂無頭鬼。見字林。

招搖泰壹。顏以張晏注招搖、泰壹。皆神名。該曰如淳作皐楔。皐積柴於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故曰皐搖。

儲胥弩阹。該引三蒼。因山谷爲牛馬圈謂之阹。黃圖云。弩阹在上林苑外。灑沈菑呀壑瀆。該案灑沈菑而呀壑瀆兮。呀或作呵。呵吒問四瀆也。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顏曰。啾啾蹌蹌騰驤貌。該說啾舊亦作愁。

韋昭音裁梟反。今書或作口旁秋。該引埤倉。啾衆聲也。又引楚辭鳴玉鸞之啾啾爲据云。稽顙樹頷。扶服

蛾伏、如淳曰、叩頭時、頂下向、則樹向上也。該案韋本作梨顙樹頷。梨顙、顙擮地。樹頷、頷觸地也。今作稽顙。傳寫誤耳。又玄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埶圖告十一篇。該案衝作衡云。八十一家相對之弟。如輻轑之衡。又案別錄告下有玄問一篇。合十二篇。今脫一篇。疑今人不見太玄及別錄。不知其謬。譔爲十三卷。顏曰。譔與撰同。該案字林譔、專教也。音詮。惟禮記音撰。尙有一卷未尋得。

予最愛李令伯表曰。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此言之要也。

古文卯本柳字。後借爲辰卯之卯。北本別字。後借爲西北之北。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以卯爲昧。訓北曰。北、猶別也。

古人語自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西狩泣孔丘。雖有意緒。辭亦鈍樸矣。又不及沈約云。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云。

古人名黑臀、黑肩、牛蝨、犬子。今不以爲雅。迎猫爲食田鼠。讀禮者不曰猫音茅。而曰猫音苗。避俗也。莊子曰。道在屎溺。今爲鄙語。漢書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乃騾也。如此語。甚可削去也。

宣獻宋公、嘗謂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道。二子之上。無有文矣。雖聖人復興。蔑以加云。予謂老子道德篇。爲玄言之祖。屈宋離騷。爲辭賦之祖。司馬遷史記。爲紀傳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柳子厚正符晉說。雖模寫前人體裁。然自出新意。可謂文矣。劉夢得著天論三篇。理雖未極。其辭至矣。韓

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王弼注易。直發胸臆。不如鄭玄等師承有來也。或曰。何以得立爲一家。予曰。弼棄易象互體。專附小象。衍成其文。是以諸儒不能訾退之。今講易者已讀弼注。訖至小象。則更無可敷演矣。劉齊善言易。說曰。六十四卦。本之乾坤。及諸卦中皆有乾坤象意。孔子敍乾爲玉爲金坤爲牛爲輿之類。本釋他卦所引。非徒言也。弼不可云得意忘象。得象忘言。

老子曰。無物之象。古語亦有想象。韓非子曰。人希見生象。得死象圖之。又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人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然說亦怪矣。

司馬相如贊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推小巳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此語最佳。

太史公曰。趙勝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見自振澤。纔爲亂世之士。治世則罪人矣。

春秋者。天下之正法也。孔子有王天下之才而不得位。故見其志於春秋。是以引天下之譽褒之。賢者不敢私。引天下之議貶之。姦人不敢亂。故漢人以春秋決獄。所以法仲尼也。

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

賈誼善言治。鼂錯善言兵。董仲舒善推天人。司馬遷善敍事。相如揚雄文章。劉向父子博洽至矣。

韓退之稱孟軻醇乎醇者也。至荀況揚雄。曰大醇而小疵。予以爲未之盡。孟之學也。雖醇於用緩。荀之學

也。雖疵於用切。揚則立言可矣。不近於用。

賈誼善言治。健而快。過董仲舒一等。仲舒優軟不迫切。純儒也。

莒公言。歐陽永叔推重歸去來。以爲江左高文。丞相以爲知言。

或詆漢高祖非張良、陳平、不能得天下。曰。不然。良平非高祖不能用。夫智高於良平。乃能聽其謀。至項羽不知用范增則敗矣。高祖之量之謀。兼韓信彭越者八九。故三分關東地與之而不疑。當是時。玩信等如股掌上一土丸爾。

高祖知呂后與戚夫人有隙。方病時。去呂后若斷一巨拇。然終不殺者。以惠帝不能制陳平、周勃、蕭何、曹參等。故委戚氏不顧爲天下計。俾后佐之。惠帝六年。后八年。是時天下已定。姦人不能搖亂。文帝以一乘車自代來卽位。則高祖料之熟矣。

世稱文帝、漢盛德主也。然在朝之儒。賈誼一人而已。所任宰相。盡高祖時猥將庸人。亦不深討禮樂典章。於時詩書皆伏而未出。然而天下太和。兵革不興。南越順德。諸侯軌道。匈奴雖數盜邊。亦不敢深入。由是言之。治天下者在質而已。不必尙文。故曰質近實。文近名。文弊則民詐興矣。

曹操忌孔融、崔琰、殺之。操之字爲弗裕矣。孫權引殺融爲比。而斥虞翻、誅張溫。權之量又下矣。待賢少忌。唯劉備爲綽綽云。

荀彧之於曹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彧未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己耳。操不悟。遽殺之。然則天

奪其爽以誅彧。寧不信乎。

孫權用吳。諸葛亮用蜀。終不能得中國一尋一常地。卒之并吳蜀者晉也。

能以身爲國興亡者。蜀諸葛、晉謝安、秦王猛、是也。

霍光學伊尹。才不周用。故宣帝立。王莽學周公。姦足以自文。故平帝簒。

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整而靜也。顏之推愛之。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寫物態慰人情也。謝玄愛之。遠猷辰告。謝安以爲佳語。

左太沖詩曰。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使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柳子厚云。嘻笑之怒。甚於裂眦。長歌之音。過於慟哭。劉夢得云。駭機一發。浮謗如川。信文之險語。韓退之云。婦順夫旨。子嚴父詔。又云。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得休。此等皆新語也。

莊周曰。送君者皆自涯而反。君自茲遠。每讀至此。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

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釋曰。古者祭天於郊。以其蕩蕩然。蒼蒼然。無乎不覆。無乎不見。故以至敬事之。郊也者。不屋者也。達自然之氣也。掃地而祭。器尙陶匏。不敢以人之所愛奉之。尊之也。遠而敬之也。人莫不本乎祖。祖一而已。尊無二上。故曰率義而上至於祖。祖尊而不親。是所以配天也。周推后稷配天。盡矣至矣。不可以加矣。

周公之攝政。仁乎其父。欲配之郊。則抗乎祖。欲遂無配。則已有仁父之心。不能見之天下。不見之天下非仁也。於是乎名天以上帝而配之。上帝也者。近人理者也。人於萬物乃一物。假令天若有知。然宰制生育。未必圓顱方趾耳鼻食息如人者也。今名之帝。以人事天。引天以自近。親之也。人之親者莫若父。故以文王配上帝。不可以郊故內之明堂。明堂、王者最尊處也。仁乎其父。故親于天。天有帝名。則祭之明堂。親與敬兼之矣。孔子所以美周公。能以是心達於天下。而不失乎至禮。禮者、緣人情者也。或曰。經前曰天後曰上帝。柰何。曰。天上帝一耳。不通言則若兩物然。故郊曰昊天。明堂曰昊天上帝。天人之分明也。明祖不可以在明堂。文王不可以配郊矣。

夔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敢問何謂也。對曰。以爲虞氏之德。上奉天。下法地。中得人。萬物字茂。寒而寒。暑而暑。殺之不暴。貸之不私。挈天下納於仁壽。若奠器在壚。以其成功。次之歌詩。轟然。寫金石。入匏竹。無所加其德可矣。鳳未始來也。獸未始感也。且樂作之朝。作之廟。作之郊乎。朝有宮室之嚴。廟有垣墉之護。郊有營衛之禁。則獸何自而至焉。自山林來。則必凌突淮河。戢戢林林。躑躅躑躅。然連頓足掉首。騰踏盤完。何其怪也。羣瞽在廷。百工鴈行。而獸參其間。吾以爲怪而不祥。曰。然則孔子何爲不刪而著之。曰樂主成功。不得不盛。推吾誼侈吾言以肆之。有如祖考來格。又將見顓頊堯瞽叟闖然於堂上耶。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曰。中

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讎之。賢者怨。不肖者讎。中行氏欲不亡得乎。孔子可謂知言矣。昔者郭公如是而國爲墟。中行氏既知之矣而不能改。又及於滅。

蜀關羽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張飛愛重君子。而不恤小人。二者特所偏耳。身皆死於人手。是不可忽也。燕小國也。其地於天下。若醫之著面。然而昭王賢王也。得郭隗尊事之。故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於莒。鼠伏而不敢出。悉返燕地。計其衆不與齊醜。然而能申意至此者。由得士也。故曰無常安之家。無常治之民。得賢則安昌。失賢則危亡。自古迄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鑒所以照景。前事所以知今。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矯蹟於其所以安昌。未有以異夫却走而求及前人也。

余謂佛、西方之達人也。其言汪茫漫誕。貫生死鬼神。無有濱涯。合萬物之妄以爲一眞。眞立而妄隨。又去眞掊妄。以無脩無證爲極。若曰無脩乃脩也。無證乃證也。雖脩而未嘗脩。雖證而未嘗證。故舉天下衆生皆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者。如是無量。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又曰。如來說卽非衆生。是名衆生。于以脫滯縛。泯有無。自放於太空無垠之所。雖然。法待言而立。不得無言。迷待法而悟。不得無法。故惟釋迦、文殊、剡言之瘢。刮法之痕矣。自文殊而下。已自執所見。所見差駁。纖垢淫夷。故維摩詰以一嘿對之。乃皆悟入。佛與中國老聃、莊周、列禦寇之言相出入。大抵至於道者。無今古華戎。若符棨然。

堯之四凶。今之姦臣能之。周之十亂。今之賢臣能之。古與今交相勝耳。

堯舜之世。比屋可封。非盡可封也。可封之人多也。桀紂之世。比屋可誅。非盡可誅也。可誅之人多也。成康刑措四十年不用。非也。以爲二王能用法、不濫殺、可矣。

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見中國之尊。且見略於外也。

蜀人謂柂師爲長年三老。杜甫用之。詩人不以事害意。古者用事簡而當。亦不以字害句。故音韻清濁。隨宜改易。劉在新中入張韻。留宴汾陰西入先韻。直取意順則已。至唐人以律格自拘。不復敢用。惟白居易用其音於語中。如照地麒用佶音。麒袍雪擺胡用鶻音。膽衫紅攔干三百六十橋用諶音等。往往有之。晏丞相殊嘗許之曰。詩人乘語俊。當如用字。

春秋、霸之濟不、在此舉也。古人以濟不作兩字用。謂濟與不濟也。今人用不爲歟耶之比。不一音孚鳩反。

漢陳平封曲逆侯。蕭何爲酇侯。霍去病爲驃姚將軍。今學者讀曲逆爲去遇。酇作鏨。驃爲漂遙。不作本音何耶。

古人自有文語卓然可愛者。穀梁子曰。輕千乘之國則可矣。蹈道則未也。故柳宗元以爲潔。三軍之士粲然皆笑。粲、明也。知萬衆皆啓齒。齒既白。以粲義包之。仲尼居。三蒼作尼。說文作尼。

亘從二間舟。再名亘字。隸改舟爲曰。何法盛以再一爲舟航字。

宋景文公筆記下

雜說

君得其健。強陰戢戰。臣執其旨。百度乃凝。欲正四方。先定中央。中央、君也。

天不待規而圓。地不待矩而方。天尊地卑。其道有常。君、天道也。臣、地道也。

天用其圓。地用其方。圓道主於生。方道主於成。天、君德也。地、臣職也。君操無爲以臨臣之有爲。萬物自歸。上逸於制。下勞於事。百度乃治。無爲者、非謂塞吾耳不聽也。蔽吾目不視也。閟吾言不出也。謂審於有爲之內。不爲於有爲之外也。何謂內。曰。官不職。責之相。士不練。責之將。財匱。責司農。獄不正。責廷尉。是爲內。何謂外。曰。歲有常賦而又賦焉。是曰賸。人有常役而又役焉。是曰橫。力不勝加。如負則跌。材已窮加。如任則敗。是爲外。振其領。羣毛整。提其綱。萬目張。綱歟領歟。君所執歟。

君有常道。臣有定守。賞當功。罰當罪。與之惟我德。奪之惟我懼。君道也。奉法循令。竭己力以獻功於上。臣道也。故臣有所憎。能以得君之罰以去之。是謂作威。有所愛。能以得君之賞以貴之。是謂作福。法雖明。意得輕重之。謂之玩法。令可遵。情得出入之。謂之侮令。君喪道。臣失守。故曰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能無卜而知吉凶乎。曰。以甚治攻甚亂。濟所以安。除甚患。能無祭而福乎。曰。不奪民時而順物宜。能無膠漆而合乎。曰。不以遠近內外與之同欲。一推吾心納兆人之腹。能不賞而使人勸乎。曰。先賞有功。能無罰

而使人畏乎。曰。先罰有罪。弛惡不戮。姦笑於腹。當封吝寵。勞臣諱勇。奴耕于原。婢執其爨。丈人以安。

植表挺挺。下無曲影。善聲之唱。應無醜響。

不可得者。上不以求。不可止者、上不以禁。不可行者。上不以令。故曰求愈多。得愈寡。禁愈急。止愈少。令愈繁。行愈慢。上求而不得。謂之失威。求不可得而得。謂之暴。禁而不止。謂之慢。禁不可止而止。謂之虐。令而不行。謂之凌上。令不可行而行。謂之亂。故聖人愼舉錯。去三不可則善矣。

賤而不可不因者。衆也。剛而不可不用者。兵也。慘而不可不行者。法也。小而不可不防者。盜也。勞而不可不勸者。農也。穴（恐當作穴）而不可不嗇者。財也。曰。因衆奈何。曰。人之情。莫不惡勞而我逸之。莫不欲富而我與之。莫不憚危而我安之。莫不畏死而我生之。民已逸則可與共勞。已富則可與共乏。已安則可與同憂。已生則可與濟難。夫民、國之基也。五仞之牆。所以不毀。基厚也。所以毀。基薄也。故曰（一無曰字）百足不僵。則附者衆。流水不窮。則來者遠。民之瘠無肥國。下之悅有豫裕（一作君）。

食者、人仰以生也。適則飽。過則病。甚病者死。法者國仰以安也。順則治。逆則亂。甚亂者滅。商家之法一。而湯以王。桀以放。周家之法一。而文武以興。幽厲以亡。然則食無心於生死。在人之適過。法無必於治亂。在君之順逆。

古之人淳。今之人詐。奈何。不然。人無淳詐。在治亂而已。今日之治。三皇是也。唐五代之亡。桀紂是也。難曰。古巢居。今宮室。古茹毛。今饔熟。奈何。曰是直事有工拙耳。創始者難。踵成者易。功百物皆是。夫何足疑云。

東南天地之奧藏。寬柔而卑。西北天地之勁方。雄尊而嚴。故帝王之興。常在西北。乾道也。東南坤道也。東南柰何。曰。其土薄而水淺。其生物滋。其財富。其爲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偸生。士懦脆而少剛。笞之則服。西北柰何。曰。其土高而水寒。其生物寡。其財确。其爲人毅而近愚。食淡而勤生。士沉厚而少慧。屈之不撓。小人之情易見也。其錚錚似辨。其悻悻似直。攻人之私似公。觸大臣。撼大事。似強。多所建請。似才。數讓小官。辭小祿。似高。陰引其朋。似薦賢。攻其朋之細過。似不黨。故君人者。權以眞僞。則錚錚者敗。討其忠邪。則悻悻者露。語人之私隱而無驗。則公者詐。察大臣之可仗而不宜退。則強者譎。聽而不可施行。則才非是。權以要官厚祿。靦然而謝。則高者猥。所憎者去。所同者進。則非賢。時時取黨人之細過。暴揚于外。如甘辛相反而和。水火不同性而濟。上疑主心。下欺輿人。而君子已見其肺肝然。施施自以爲莫我得也。

夫生民晨作夜寢。早起晡食。寒絜暑絺。常忽而不爲之節。何哉。然則攝生不可不知也。冬許晚絜。春許衾裯。早許飽。夕許慊。行立坐偃。皆不得久。此甚易行。毋以吾胃熟生物暖冷物。勿以吾氣贊喜怒且憂樂。喜怒。人所未嘗無也。多憂傷神。多思傷志。過樂喪守。喜極氣散。怒極氣惴而不下。若使吾心爲郵候。憂樂喜怒。至而不久舍。毋令少宿則善矣。若有留彼。其以我爲囊橐矣。

掩其耳而聽藐藐。由洪洪然。掩其目而視了了。由眊眊然。惡來掩紂之耳。武王翦師於孟津之濱。宰嚭掩夫差之目。勾踐噤笑於會稽之隒。一作隒。

歌者不曼其聲則少和。舞者不長其袂則寡態。左顧者不能右眄。勢不兼也。

櫛之於髮。不去亂不能治髻。法之於人。不誅有罪不能完善人。此謂損之而益。

古語曰。斛滿人概之。人滿神概之。聖人其善概歟。大奢概以中。溢欲概以道。寢慢概以威。由是治身。由是化人。

樹果得實。樹棘得刺。樹德得和。樹威得怨。嗚呼。爲國者審所樹而已。

鶬鶊鳴春。蟋蟀唫夏。蜩螗喝秋。蟺子戰陰。非有命之者。氣自動耳。

鑑向日而火至。方諸向月而水至。物有自然而感者。無遠近之間。

佞色不能悅堯目。忠言不能入桀耳。色非不美。堯識之。言非不至。桀厭之。

愚不可詐者民也。賤不可勝者衆也。撫之爲吾之子。毒之爲吾之賊。

重兵在邊。京師乃單。拂軀以尾。尾不可大。掉之不能。反爲軀害。臂大於指。屈伸可使。指大不使。其臂乃廢。

剛四肢者骨也。剛大廈者棟也。剛天下者兵也。

莫仁於雨露而靡草夏枯。莫嚴於霜雪而松柏冬青。

作法者君。守法者臣。役法者民。臣弄其法。主威且劫。政在大臣。人走私門。私門可灸。君戶將闔。

父慈於箠。家有敗子。將礪於鈇。士乃忘軀。

珠丸之珍。雀不祈彈也。金鼎之貴。魚不求烹也。

闌金在途。無不掇也。吐珠在澤。無不拾也。

梟不憑夜。弗能自怪。政必先鐫。姦人投詐。父否母然。子無適從。政產二門。下乃告勤。君與臣不同而昌。君與臣同而亡。

謀不厭衆。決之在一。決不能專。朝有爭言。金鼓既震。卒騰於陣。爵賜已明。士勇于死。重輕不同。衡獻其公。曲直相欺。繩黜其私。造父亡轡。馬顚於跬。庸人厲策。馬爲盡力。去山弗棲。虎喪其威。爪牙弗具。失所爲虎。

知賢不進。朝有刓印。知不肖不退。挈明入昧。我與之生。故能爲吾死。我與之樂。故能爲吾憂。

鼎于場者雞至。嗟于牢者豕集。惠於國者天下來。足食足衣。禮往從之。近寒與饑。恥則去之。

賈亂廛。窳農敗田。讒夫僥邦。害馬汙羣。忠與邪並。黨衆者勝。主乃失柄。不大其幹而衆其枝。幹乃速披。

言等出於口。在賢者爲王。在不肖爲佞。
櫛所以去亂髮。浴所以濯膚垢。
工圖者飽於茹。善邦者羨於食。
鳩外求圓無圓矣。法外索平無平矣。
眞贋不同物。治亂不同日。
救亂之世不語儒。求治之世不語戰。
水淵則回。道衍則聖。
聖賢授受。功不贊漏。
拙製傷錦。迂政損國。
任賢而二。五堯不治。
含糊不斷。上產其亂。
謀道作舍。三年弗架。
鼎大魚小。糜於數攪。
入林失斧。不能得楚。
主不謹戶。盜者夜舞。

樹枝太繁必搖其根

苦口之藥疾者甘之拂耳之言明君愛之

我憎之能得罰於君我愛之能得賞於君政在於臣黨與成羣君則孤而無民

種禾不耰而懟其秋與食爲仇

兩上不得相事兩下不得相使

庭戒諸兒

教之持世者三家而已儒家本孔氏道家本老氏佛家本浮屠氏吾世爲儒今華吾體者衣冠也榮吾私者官祿也謹吾履者禮法也容吾識者詩書也入以事親出以事君生以養死以葬莫非儒也由終日戴天不知天之高終日蹠地不知地之重故天下蚩蚩終无謝生於其本者德大而不可見也道家所尙清淨柔弱聞齒以剛而缺不聞舌以柔而折以有爲爲末無爲爲本故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賊莫大於德有心心有眼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然其清淨可以治人柔弱可以治身若等服而行之不害爲儒也佛家自遠方流入中國其言荒茫多大多所譬諭合羣迷爲直指生死爲妄以太虛爲體其法曰欲言則差欲心則謬如一漚生一漚滅還入於海漚自妄見海無生滅無有也亦無無有亦無無無淡然無所得而止止亦不止也

治戒

吾歿後。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斂。用濯浣之鶴氅紗表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愼無爲陰陽拘忌。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是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焄然朗朗有識者。還於造物。放之太虛。可腐敗者合於黃壚。下付無窮。吾尙何患。掘冢三丈。小爲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水二盎。酒二缸。右置米麪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華履自副。左列吾誌。右刻吾銘。卽掩壙。惟簡惟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可著數人。故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以請謚有司。不可受賵贈。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樹五株柏。墳高三尺。石翁仲獸不得用。蓋自摽置者。非千載永安計爾。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爲遂無知也。喪之詣塋。以繪布纏棺。四嬰引勿得作方相俑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生平語言無過人者。愼無妄編綴作集。

左誌

祁之爲名。宋之爲氏。學也則儒。亦顯其仕。行年六十有四。孤操完履。三封之南。葬從先子。

右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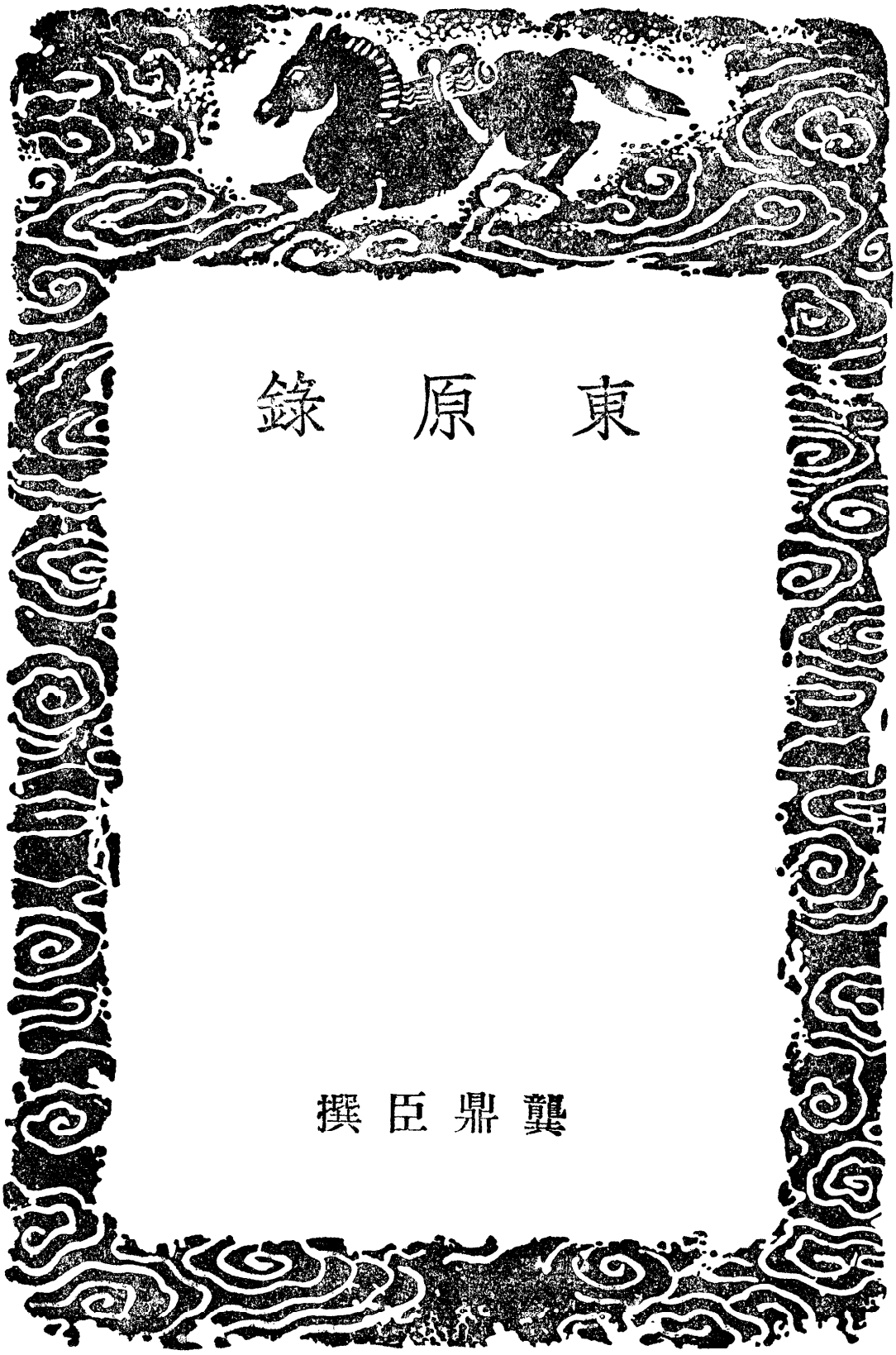
生非吾生。死非吾死。吾亦妄吾。要明吾理。

吾侍上講勸。凡十七年。上頗記吾面目姓名。然身後不得妄丐恩澤。爲無厭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經任子。此以諉莒國公。莒公在。若等不爲孤矣。孔子稱天下有至德要道謂之孝。故自作經一篇。以

教後人。必到於善。謂曰至。莫不切於事。謂曰要。舉一孝。百行罔不該焉。故吾以此教若等。凡孝於親則悌於長。友於少。慈於幼。出於事君則爲忠。於朋友則爲信。於事爲無不敬。無不敬則庶乎成人矣。若等兄弟十四人。雖有異母者。但古人謂四海之內皆兄弟。況同父均氣乎。詩稱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不可不念也。兄弟之不懷。求合他人。他人渠肯信哉。縱陽合之。彼應背憎也。若等視吾事莒公莒公友吾云何。可以爲法矣。大抵人不可以無學。至於章奏牋記。隨宜爲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爲人所輕誚矣。

宋景文公筆記下

右筆記三号。以數本參訂。粗少舛午。景文公議論考據。精切如此。然前輩猶有一二可疑。如骨菜字。蓋槐字。古作菜。嘗飾以骨。故曰骨菜。後世吏文略去廿。又菜朵二聲相近。故譌爲朵耳。鮑照因武壘而改爲昭。非誤用也。冉耕字伯牛。而古犂字亦從牛。則牛耕不始於漢矣。移者。今郁李也。非開而反合者也。酈道元水經注云。薛瓚註漢書。則謂臣瓚爲于瓚者非也。集韻一書。乃景文公與諸公撰定者。去聲既出朴字蒲候切。入聲又出朴字匹角切。與樸同。今謂朴無樸音何耶。卯乃古卿字。又音釐。今謂卯本柳字又何耶。衍既加點勘。又以所聞於前輩者識其後。寶慶二年四月初吉。上虞李衍謹書。



東原錄

龔鼎臣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
所選藝海珠塵函海
及十萬卷樓叢書皆
收有此書藝海本最
早故據以排印

東原錄

東原錄

龔鼎臣纂 鼎臣字輔之鄆州須城人宋景祐元年進士歷官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大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太清宮尋以正議大夫致仕

舜典後有作汨作九共篇槀飫孔安國以爲亡篇疑其非亡也乃孔子所删去者爾況二典豈容此雜篇綴其後言百篇者獨安國而已孔子未嘗言也

尙書甘誓其中別無可以爲後世法者但孔子之志以堯舜相繼卽見其與賢無此一篇則不見禹之與子故載之以示父子傳授之法也

尙書本爲舜故幷錄堯詩之首本爲文王故幷錄先公費秦二誓係在書後者若只訖文侯之命其誰不能編也蓋前此皆帝王之書所以人見其甚易用費秦者言典誥也孔子更於諸侯中取之有以勸諸侯之爲善可繼帝王之書也

易鼎卦有金鉉按儀禮公食大夫禮曰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注云扃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鼎鼏蓋以茅爲之今文扃作鉉釋文鉉胡犬反一音扃故周禮匠人廟門容大扃七箇是扃卽鉉也說文乃以鉉爲鼏莫狄切非也且鼏本茅爲以覆鼎鉉以木爲以舉鼎其誤可見

易上繫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乃參伍錯綜之數爾故子夏易傳置於前段之末韓康伯以爲後段之首非也

詩晨風云。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毛傳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崔豹古今注云。六駮、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瘤駮。名曰六駮木。爾雅云駮赤。李註云子赤。

周禮疾醫。鄭康成注云。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羸、養其不足者。凡十五字。最得其要。於諸疾無不包括。謂氣勝則過也。當攻之。氣負則不及也。當養之。

世俗稱詩曰佳什。或曰見贈見寄之什。有以一篇爲什者。似以什爲詩之別名。殊失其旨。據詩大小雅周頌。凡於其始。則曰某詩之什。至其終。則曰某詩之什若干篇以上也。周禮宮正。會其什伍。先儒以五人爲五。二五爲什。唯魯頌亦曰駉之什。至其終。以數不足。故曰駉四篇。然則詩一篇以上。稱什可也。

或問、李鼎祚解易。以聖人設卦爲伏羲。觀象繫辭焉爲文王。是否。予曰。伏羲設卦。觀示其象於人。文王演易。繫辭於卦下。故孔子言繫辭焉者六。皆不能有字著其上。一曰繫辭焉而明吉凶。二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三曰繫辭焉所以告也。四曰繫辭焉以盡其言。五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六曰繫辭焉而命之。然則豈容與設卦離其句哉。

洪範九疇。宜皆有所說。獨八政祇載其八事。其五紀亦然。疑王省惟歲以下所說歲月日星。及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當在歷數字下。況有冬有夏。乃似歷法。其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當續以無偏無黨以下。則大中之法備。如斂時五福。當在五福六極之後。乃是說福極之意爾。此漢儒所得錯亂。不能細考。以訪于伏生之類之人。使後世爲不完書。皆漢儒之罪也。

皇極以前四疇。皆治法也。皇極以後四疇。皆治之有善惡也。如三德之不善。則臣僭而後凶。民亦僭差。稽疑亦有吉凶。下二疇善則善應。惡則惡應。與前四疇之體法異也。

前人有以賾爲探考之義者。自爾人頗效之。且易有天下至賾及探賾索隱之文。二者舉謂賾者幽深難見。唯荀爽謂賾測也。其前人或取之乎。皇甫泌右丞治易。有紀師說一卷。謂賾者所以測物情也。斯得之矣。

鄆州門樓眞廟。大中祥符初。東封回。賜升中延福之名。禮記曰。升中於天。注。升、上也。中、猶成也。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周禮。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又左氏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當天下中和。則是太平。乃上其民中以告天也。中自有義。注者何必猶成也。

董仲舒云。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卑賤不能致也。在西漢鳳嘗見於潁川。則是鳳鳥至。魏晉間張掖出石圖。則類乎河圖之出矣。然未必皆聖人所致也。

揚子。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人之神潛天地。則其德如天地矣。書曰。惟克天德。故仲淹謂天隱地隱者此也。又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精氣爲物。天神之精也。神而明之。天明之粹也。生而稟乎天。死而復於天。復者、精復於神。粹復於明。嘉祐中。予在國子監。與監長錢象先進學官校定李軌注揚子法言。後數年。因於唐人類書中。見如玉加瑩一義。惜其未改正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加瑩。爰見丹青。軌注云。夫智者達天命。如玉加瑩。磨而不磷。往日不知其誤。遂改軌注以就文義爾。

青社有白門。士人多問其名。据淮南子載八極。其西北方曰白門。高誘謂金氣白。故曰白門。蓋天下諸城。西北門皆號白門。後漢張衡思玄賦云。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雖志在高邈。然亦自西徂東也。又呂布在下邳郡。與麾下登白門樓下。邳城三重。卽大城之門也。故水經注謂南門爲白門。今青社白門在北城而西偏南向。則酈元所謂南門者。其理亦通。

唐高宗諱治。當時改治書侍御史爲御史中丞。復舊名也。治禮郎爲奉禮郎。迄今因之。其後太子賢注後漢書。至王符愛日篇曰。治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乃改治爲化。夫以亂對治。則化不若治。要其語新。則治不若化。

仁宗嗣位。踰年改元天聖。舊說明肅后垂簾共政。謂天爲二人聖也。於時胡旦嘗言未曉其義。蓋不知自有所出。晉殷仲堪天聖論。其略曰。天者萬物之根本。冥然而不言。聖者承天之照。用天之業。此恐是眞宗爲天。仁宗爲聖也。

爾雅釋木曰。樲酸棗。郭璞云。樹小實酢。孟子曰。養其樲棗。其孟子本文云。養其樲棘。注。樲棘、小棘。所謂酸棗也。

荀子非相篇曰。仲尼長。子弓短。楊倞解云。子弓。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史記漢書有馯臂子弓。其學唯受易而已。韓文公亦曰。子弓之事業不傳。而荀子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作馯臂也。常怪倞序荀子。其辭甚巽。曰。穿鑿之責。於何可逃。王弼解子弓乃朱張字也。言荀卿以比孔子。蓋其道與孔子同。所以於逸民

七人獨不論朱張之何如也。然則謙道於人。取益多矣。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若春秋夏五夫人氏之類。後人從之。莫有補其缺者。宜倞以巽辭而不敢逃責也。

論語有子桑伯子。王肅注。謂書傳無見焉。劉向說苑載其事甚備。然說苑異書也。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其質美而闕如也。此無文也。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然則肅在漢後不甚遠。而不見此書何也。亦可審其學問之有遺。

歷代名臣法帖。有山濤啓事。云臣啓。崔諒、史曜、陳淮、可補吏部郎。三人皆衆論所稱。諒尤質直少華。可以敦教。昔漢武朝以儒者文多質少。乃用萬石君二子。以抑其文華之士。雖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若崔諒者。誠愈通儒。咸以濤爲知言。

世俗謂一錢爲金。百金爲一鍰。與古甚異。漢時萬錢比周時金重一斤。其言百金者。爲錢百萬矣。然則一金猶古萬錢之稱也。孔安國注呂刑。六兩曰鍰。鍰黃鐵也。一曰錢也。今之百錢。豈止六兩而已。又或以鍰爲鐶。尤無稽也。

論語載肅牆肅屏也。後人因惡事斥之。遂若非禮可言者。不究其始謂某事也。周禮春官之屬。有司設几筵。後人因喪事設之。若唯凶禮可言者。不究其始謂某事也。惟通者則不然。各從其本而已。

或問、馬融云。軼越三家。馳騁五帝。何也。曰。言三家。論語三家者以雍徹。漢書。劉陶推三家尙書。以雍徹尙書則不見。唯見馬融軼越三家馳騁五帝。以意求之。則宜爲三代夏商周之家也。

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若以下二患爛腸之食伐性之斧證之。當以蹶爲倒也。又蹶逆寒疾也。高氏注。以招訓至蹶機門內之位者。誤也。

孟子謂人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者也。若有能信之者。不遠千里。必求信之。恥指之不若人也。今之人心不若人而不恥。是之謂不知類矣。唐盧同常爲櫛銘。蓋本於此。

孔子不喜與人辨。孟子好與人辨是非。文中子復不喜與人辨。其學孔子之道者歟。或曰。孟子之時。亦其可與辨者卽辨之。冀以明其教也。文中子遭亂世而退河汾。宜乎不爲之辨也。

張衡東京賦。李善注本云。解罘放麟。又曰。慕天乙之弛罘。其五臣注本。弛罘作弛罟。故韓魏公進嘉祐編敕表從罟。然網罟可通施於捕禽魚。作弛罟則不重複。於義爲當。呂氏春秋傳。夏啓有鈞臺之享。周康有酆宮之朝。二事先儒皆未知其所出。今傳於學者或得之。可補古史之闕。

汲冢書稱太甲殺伊尹。唐李宗閔謂孟子教諸侯叛。不別是非。毀短賢聖。甚可罪也。

落成之祭。人久不行。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宮。與諸侯落之。

揚子曰。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李軌注。謂手者桎梏之屬。賈誼新書云。紂作梏數千。睨天下諸侯之不諂己者。仗而梏之。文王桎梏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其注意以文王聖而免桎梏。則與揚子合矣。

有問、竹與松柏皆能冒霜雪而不衰。竹虛而松柏堅實。其故何也。或對曰。竹則虛其心。松柏則實其腹。竹則弱其志。松柏則堅其骨。非道之自然乎。

書康誥曰。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敍。惟曰未有遜志。荀子致仕篇。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安國之注爲二解。荀子幷爲一解。凡刑殺旣義則當用。但解勿庸以卽爲卽行。斯與本文意異。

四瀆尊於百川。謂其發源而東。不假他水。直注於海也。然人呼淮者止曰淮。濟者止曰濟。不以他水寄名於其上。曰某淮某濟也。惟淮雖有秦淮。則秦非水名也。其江河則不然。凡水之相附邇者。必寄名於其上。若沅漢則曰沅江漢江。洛汶則曰洛河汶河之類。是皆世俗之語。不可不如。

樊噲傳云。從攻項籍屠蕘棗。顏師古輩皆未詳其處。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寃句有蕘棗城。

劉向曰。湯無葬處。顏師古謂不見傳注也。按汲冢記。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冢。得誌云。我死後二千年困於恩。恩得古鐘磬。皆沒於河。

書有亡本及逸詩者。蓋孔子之所刪也。不修春秋者。孔子之所未改者也。逸論語者。殆載齊魯古三論篇章之所遺也。讀唐明皇道德經序。見君子傳注至公之辭也。孔子所存書之逐篇。皆因事而訓後世。如盤庚三篇。蓋以五遷之勞。民咨胥怨。故錄其丁寧告民遷之之意。欲後世凡議遷都。卽知民之必怨。用戒其不可輕遷也。

地理新舊志。江淮間宅與墓。則隨五音取向。宅則皆須西北高東北下。流水辰巳間出。兼同用丙向爲上。非也。凡宮寺祠廟郵館。皆無常主。故用丙向。宅舍則當各隨本音。

邵亢學士家。作三代木主。大約依古制而規模小也。仍各用一小木室。安木主。作一靜室置之。不須更畫影幢。蓋非古禮。又木主久而壞。可瘞而別製。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迸。崔祐甫獨畸危於矢石之間。潛入家廟。負木主以竄。然則木主之制。唐士人之家皆爲之也。

孫構紹先言。諸葛武侯夔州八陣圖。用八以石壘。漢州八陣圖。用六以沙壘。皆近千年不泯。或曰。武侯擇吉日爲之故也。用六在用八之後。以其兵少不能足其數。

晁文元公常約己立四海之海法而專習之。謂無怒無怖無慮無住。無慮者、息其繁慮。無住者、不住著於一物。晁公每自謂得則象智。蓋見賢思齊。觸類而長。此取象中說所謂七無著。然皆原於論語子絕四也。物有以類而名之者。鵝曰舒鴈。馬曰飛兔。皆名之美者也。至於人。則有曰鷹犬、曰虎狼者。豈不愧於鵝馬乎。

史記蘇秦曰。燕北有棗栗之利。又樂毅傳曰。薊丘之植。植於汶篁。釋者謂竹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然則齊魯間棗栗。殆自燕北而移植歟。故青州圖經、引齊民要術曰。青州有樂氏棗。豐肥細好。爲天下第一。經云。樂毅破齊時。自燕齊來。因種於此。故以姓得名。

物有善蟄藏者。是保其身也。人若能蟄藏志意。待時而動。是保其神也。保身則氣全。保神則形全。形與神

不相離也

文中子言。董威輦大雅吟。幾於道。威輦之詞。不見於世。而見石崇大雅吟。然亦無能歌者。威輦。晉董京字也。京與崇同時人。其詩意異否未可知。且存崇詞以質斯義。其節曰。堂堂太祖。淵弘其量。三分有二。周文是向。於穆武王。奕世載聰。蕩清吳會。六合乃同。大槩以司馬晉比姬周。大雅之意。其在是乎。

唐劉秩述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增之二百卷。號通典。通典所載。自書契以還。迄唐德宗貞元元年。上下數千年。咸平中。宋白等爲續通典二百卷。載二百年。其卷帙亦如之。與治晉張輔論遷固書一也。然秩書太略。白書太煩。不煩不略。最爲適中者。佑書也。故最行於世。是知天下鉅細事。惟適中可以久而不廢。豈特書抄哉。

賦者。緣物以成文。必辭理稱。則彬彬可觀。唐楊遂賦。太極生兩儀。有云。品物流形。聚作草木鳥獸。不言善應。散爲霜露風雲。理雖長而辭不稱。無足觀者。王沂公賦。有物混成。曰。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雖與前賦意合。而其辭理彬彬然矣。

高弁公儀。种先生放之高弟也。常著帝形三篇。有張荷若山亦學焉。先生以友道待之。著過非九篇。先生皆稱之。復謂過非在帝形之上。帝形今行于世。而過非世所罕見。大旨謂過非非過也。聖人作事於時。有本是而末非。非聖人之過也。蓋後世增飾之過也。陸魯望嘗因激而爲蠶賦。以其貽禍於民。遂欲伐桑滅蠶。思古民衣皮羽爲無得喪。則不及過非之意遠矣。

韓文公古詩曰。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謂李杜也。北夢瑣言。載文公律詩曰。天恐文章渾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又王黃州解梁官舍詩云。上天於我心還厚。只遣文章道更尊。此皆原孔子天未喪斯文之意。杜工部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云。子雲清白守。今日起爲官。諸本皆然。予以謂今作金。蓋金日磾本休屠王太子。與母閼氏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武帝嘗奇之。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唐中興時。贊普必有相類者。故甫用之也。

四六文字。雖變古體。其有至當者。亦不減於古。如梁李崧論詩答徐巡官。其略曰。詩者或逸樂而興。或悲哀而作。內經夫婦。外正君臣。雖孤憤必申。雖興言必達。懲惡勸善之理。於是乎明。感新懷舊之情。於是乎見。乃知作者。豈徒然哉。是以讀騶虞之章。知岐周之盛德。誦芍藥之句。識鄭衞之淫聲。如巡官送賓云。蟾桂三春捷。雞林一國榮。則知皇澤之被於遠人。素風漸於殊俗。又若貽友生云。詩道長年樂。生來貧卻閑。則知尺璧輕於寸陰。千金賤於一字。如崧所述。豈必以古律爲別哉。

五代和魯公凝。長於歌詩。初辟征西從事。軍務之餘。往往爲歌篇。詔使往來。傳於都下。當時籍籍以爲宮體復生。俄而時主知之。遣中使馳驛索宮詞百首。卽日上焉。其間有云。遙望青青河畔草。幾多歸馬與休牛。又云。赤子顒顒瞻父母。已將仁德比乾坤。又云。越溪姝麗入深宮。儉素皆持馬后風。盡道君王修聖德。不勞辭輦與當熊。使事中的有風人之作。

和魯公上巳日、修禊事於濟汶之上。或曰。長津之內。游舸甚繁。擊鼓鳴榔之下。必起飛鰩而驚睡龍。俄有

漁者獲一巨魚。長丈餘、其圍數尺。斑首赤喙。刀鬣骨鱗。遂贖而放之。或謂曰。子欲望負足乎。魯公曰。豫且之箭。前編所遺。但惜其救旱之功未展。不可隨泥鰋沙鰌同鱠也。且爲放魚歌。有云。骨鱗骨□皆龍子。時張昭遠稱之云。解束縛之讎。願登賢相。蓋志形於詞也。後爲右揆。舊說鯉魚滿三百六十歲。蛟龍輒率而飛去。若此者。其歲蓋亦深矣。

賦亦文章。雖號巧麗。苟適其理。則與傳注何異。如李巽土鼓賦。土之靜靜。乃陰之實。土之動動。乃陽之精。陰以質而濁。陽以文而清。將以質勝文而其理永固。遂以土爲鼓而其義有成。斯迨於無愧於理矣。當時謂之李土鼓。後有鮑當者。著孤鴈詩甚精。時亦號鮑孤鴈。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六日。太宗始御講武殿試進士。賜呂蒙正以下及第。三年。五年。又賜胡旦蘇易簡以下及第。初京師期集。未有題名石刻。至七年。馮起以贊善大夫通判歙州。蘇能以著作郎權知歙州。乃刻賜詩七首。其賜呂蒙正詩。有云。帝澤雖寬異。官榮莫忘貧。賜胡旦詩。有云。報言新進士。知舉是官家。御注云。每相見。但相勸爲美善之事。莫教朝野人笑道。主文官家。知舉不了。呂蒙正自僕射乞出。得判河中府。太宗曰。卿狀元及第。朕用卿作宰相。今日可謂榮歸鄉里。因有詩曰。滿朝鴛鷺醉中別。萬里烟霄遊子歸。太宗聞之曰。呂蒙正似無意再來。既而三召。方再入相。

藝祖時。新丹鳳門。梁周翰獻丹鳳門賦。帝問左右。何也。對曰。周翰儒臣。在文字職。國家有所興建。卽爲歌頌。帝曰。人家蓋一箇門樓。措大家又獻言語。卽擲於地。卽今宣德門也。

劉仲芳上曹瑋水調歌頭。第三句云。六郡酒泉。蘇子美亦有此曲。則云魚龍隱處。尹師魯和之。亦云吳王去後。其平仄與蘇同而音與劉異。當問曉音者。乃曰以平仄言之。其文稍異。然不脫律。皆可用也。律說本詞之指法。余聞之師。悟治易者各將所見苟不離道之方。則不可論是非。餘經皆然。

王元之詠中條山。嘗愛田告詩。有洞黑吹狂雨。峯青卓冷烟。乃作書求之。大槩言詩於茲山。只欠是爾。田諾焉。故田詩集不復載。

李文定公迪、與夏侯鱗、各題詩於濮州王驥郎中屋壁。文定曰。南巷蕭條北巷連。君歸未得伴君閑。郡樓獨上最高處。盡日凭闌不爲山。夏侯曰。夜來飛夢到瑤池。借得周王八駿騎。宴罷御歸蓬島去。五雲狂踏影參差。明年文定第一人、夏侯第二人、及第。

魏野詩曰。雲好低頭望。松宜側耳聽。便堪爲導引。誰信可延齡。頃年杜岐公晚年揮扇。或墜椅下。卽側身取之。蓋亦欲略用力也。

王欽若三司勾當。來亳州散食鹽錢。知州有詩一句云。雪霜散處民心悅。欽若對曰。鼎鼐調時衆口知。

龐籍爲黃州司理。夏竦時知黃州。龐嘗遊洪水山。有詩云。登臨不覺致身危。夏頗異之。後龐爲相。而夏爲使相。龐適當軸。曰。今日向司理筆下作使矣。

吉州雙流詩云。不知萬里爭流去。那派先成潤下功。向敏中與盛度分作。一人是殿中丞。一人是太傅。後向爲相。盛亦貴顯。

康定中。尹師魯過河陽。見予廳事之壁有石記墨本。題曰青州州學記。師魯謂當云青州學記。大抵文章增減字。不可不思。嘗觀韓文公文章無一字用不當者。如藍田縣丞記其下主簿尉。若常人止曰簿尉也。且尉則官稱。簿則簿書。必曰主簿則名始完。是雖文之小疵。亦與刑不可不尙。

齊桓公得愚公而管仲修政。故杜甫贈蕭郎中詩曰。中散山陽鍛。愚公野谷村。徐鉉題雷公井。亦曰揜霧愚公谷。蕭條羽客家。皆謂其蕭灑可愛也。予守青社。因旱禱雨於愚公山下。卽日而應。噫。公野人也。生死有益於齊。亦嘗以靈異澤民。求爵號於朝廷。元豐二年。封隱利侯。景祐二年。省試天子外屏賦。是時國子監元黃庠者。最有文稱。同試。問以所比證事。庠曰。可用疏屏內屏。聞者以皆有屏者。謂庠不誠。及庠程文第一。其辭曰。淸廟之飾用疏。是殊彝制。諸侯之設於內。靡僭常尊。其人見之始愧服。時庠以疾不能就御試。旣愈。陳述於貢院。大略言。三月中偶感寒疾。蒙聖恩特降中使賜湯藥幷酒。遂得平愈。近多士皆被榮恩。而庠自胄筵登國庠。旣於南宮。皆叨首薦。以母老獨未能甄錄。乞賜奏別賜一試主文章。郇公而下。爲之進呈。仁宗曰。是亦三元也。詢問欲如何。郇公曰。乞出自聖恩處分。仁宗許將來直就御試。徐曰。令奪狀元也。宋公序時亦預進呈。退謂同列曰。將來好狀元。或問何以知之。曰。金口宣諭如此。故知此狀元定矣。宋丞相舊名郊。第一人及第。或以名譖之。卽更名庠。時葉道卿猶外補。寓書戲問曰。某當年狀元名郊。今名庠。何許人也。宋公因以詩答曰。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時以謂劉向改名一事。古今人未嘗用。似留與公序也。

眞廟朝。汝州進茯苓一顆。重三十斤。宣示宰臣而下。遂表謝。其表王沂公代爲之。有云。事將符於難老。效豈止於蠲痾。又曰。臣等用愧鹽梅。言慙藥石。乃知前輩文必引事相類。雖涉小巧。亦不可不然。

葉道卿嘗帶貼職知秀州。時狀元宋公序、及同榜鄭天休、已修起居注。道卿有詩寄二公曰。相先一龍首。對立兩螭頭。世稱爲警句。

宋丞相嘗曰。皇朝狀首三十八相。到吾家第四人。謂呂蒙正、王曾、李迪、與宋庠也。

宋子京明道。初召試學士院。試琬圭賦。其辭有曰。爾功既昭。則增圭之重。彼績不建。則貽玉之羞。是以上無虛授。下靡妄求。又曰。爾公爾侯。宜念吾王之厚報。時翰林盛公度奏御曰。極褒稱之。曰。此文有作用。有勸戒。雖名爲賦。實若詔誥詞也。卽授直史館。頃之。仁宗御製上皇太后恭謝太廟詩。而子京次韻在諸公之右。其詞云。柔極深慈冠古先。謝成宗祏奉齋粢。欲知太姒徽音盛。親見周王作雅年。仁宗嘉之。賜縑二百疋。

劉侍郎夔。皇祐中。自汝上移守福唐。予送以詩。有云。家經武夷住。仕與會稽鄰。劉公云。武夷山在建州北二百里。崇安縣南三十里。方圓二百二十里。東南二方。皆枕流水。一水北至。一水西來。湊於大王峯前。合而南流爲建溪。公既請老。燕息於其間。想公當時過家之榮。後日退居之樂。良可羨也。

景祐初。禮部試觀象作服賦。予愛其離合益稷篇文甚精當。常效之。以漢趙充國傳。罷騎兵以萬人留田。曰罷兵留田。以試兗州進士。後有以韓安國傳。謀事必就祖發政。拈古語爲題曰。就祖發政者。離合之誤

也。

太宗詔徐鉉撰李璟誌文曰。聖人在上。雖善治者不能保其存。時謂文過太甚。和魯公比擬草書。以崑崙人物旅弓黑矟玄鶴孤猿之類。是形與色兼言也。

嘉祐四年貶呂溱。其誥詞劉敞行之。溱當貶而褒。嘉祐五年。劉沆贈僕射侍中。其誥詞張瓌行之。沆當褒而貶。

張舜民爲高遵裕幕客。元豐辛酉歲。隨遵裕至靈州。廼題詩於石峽曰。青岡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迴。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休上望鄉臺。又曰。靈州城外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因爲李察劾之。降爲承務郎郴州監酒。

杜甫贈太常張卿詩云。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鸕鷀。張平子南都賦作鸕鷀。方言曰。野鳧甚小。而好沒水中。南楚之外。謂之鸕鷀。

南京法寶院有二墨蹟。曼卿、守道也。雖精妙與奇性不同。然皆近世所罕有。

劉相沆爲臺官言後。令裴煜代作章奏。言雖三省之無他。柰羣犬之已甚。臺官吳中復上言。劉相以犬斥言事之官。

潘佑曰。齊人王達靈者。高士也。精覈九經。該博諸子。肥遯邁俗。目無全人。予早聞達靈之名。常恨未得見其所長。佑、忠直人也。其語固不謬。後予守青社。因訪其著述。訖未能得。而達靈去方百年。其知名者尚少。

況著述乎。乃知姓名有道之士。汨沒者何可紀哉。

周世宗既定軍制。左右有以刑名相犯取旨。世宗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宜。儀迄今行之。

藝祖嘗令傳宣於密院。取天下兵馬數。及本院供到。卽後批曰。我自別爲公事。誰要你天下兵馬數。卻令還密院。

江南城破。曹彬見李國主。卽放入宅。言令打疊金銀。京師桂玉難過。諸將皆言不可。恐別有事。彬曰。此無英氣不妨。

范文正公嘗勉士人讀書通古今。曰爲臺諫官。則遇事敢言。出當藩方。則有事敢斷。識者知公之事業有源深矣。

蔡君謨說藝祖嘗留王仁贍語。趙普奏曰。仁贍姦邪。陛下昨日召與語。此人傾毀臣。藝祖於奏劄後。親翰大略。言我留王仁贍說話。見我教誰去喚來。你莫腸肚兒窄。妒他。我又不見是證見。只教外人笑我君臣不和睦。你莫殛惱官家。趙約家見存此文字。

藝祖嘗以梁周翰補闕管綾錦院。多決工匠不能處。及駕幸本院。卽欲決周翰。周翰急曰。臣天下名士。既而宰相救解。藝祖言欲決教知滋味。遂釋之。

蘇易簡榜中。有登庸者四人。李沆、向敏中、寇準、王旦。其爲參預及兩禁以上者、又數人。時亦號龍虎榜。

太宗賞問寇萊公。孰可備東宮。公曰。此社稷大計。當自擇之。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此事陛下不可離

御坐。臣亦不敢離此。願一言決定之。卽言及眞宗。公乃賀曰。陛下知子矣。後數日。眞宗因出。有民竊語曰。好箇小官家。太宗聞之。頗不樂。召公問之。公又賀。太宗曰。何賀。公曰。儲貳之立。惟恐人不歸伏。今人民有是言。誠可賀也。太宗釋然。

張乖崖在蜀。聞寇萊公拜相。乃謂僚佐曰。寇有宰相之器。然富貴早。讀書少。

天禧中。眞宗已不豫。但患曹利用在西樞跋扈。丁謂在中書弄權。一日召知制誥晏殊坐賜茶。言曹利用與太子太師。丁謂與節度使。並令出。殊對曰。是欲令臣作誥詞。上頷之。殊曰。臣是知制誥。除節度使等。並須學士院操白麻。乞召學士。眞宗點湯既起。卽召翰林學士錢惟演。惟演遂救此二人。來日卻除曹利用使相依舊。樞密使丁謂拜相。仍先露此意與二人云。自有回天之力。既而惟演遂除樞密副使。晏相嘗說與王晳學士。

庚子正月二日、予謁呂沖之。因問三館祕閣所藏之書。多散落於士大夫之家。客有對以所藏之書。今存者、有三萬七千卷。其實有萬餘卷爾。惟祕閣與昭文、集賢、最多存者。蓋閣上有太宗御容。非具朝服不可上。以故存者多矣。及言士大夫以金帛購書者不少。而書亦有人不得見者。且云景初家藏舊鄭氏詩譜注。人不見名氏。而歐陽永叔慶歷四年奉使河東。嘗得鄭譜。自周公致太平以上不完。遂用孔穎達正義所載詩譜補全之。而復爲之序。景初之本甚完。嘗爲幷州牛景勝借去。今乃亡吾之本矣。

舊說翰林學士草制誥。每爲宰相圍卻。令改。謂之喫鞋底。

樞密學士張公奎嘗言。頃在疾告。既愈朝參。對於便殿。仁宗問因何得疾。公曰。因食饅頭。仁宗曰。饅頭豈是多食之物耶。愚聞其說。爾後每食。於氣血通暢時則無恙。不如是則終日不平和。今漸入老境。書以自戒。

歐陽永叔與劉原甫言。新定茶法不便。乞別立法。富鄭公上前言。近罷摧茶。改二百餘年之弊法。不能無些小未退便處。須略齊整可矣。譬猶人大病方愈。須用粥食湯藥補理。卽便平復矣。上頷之。

丁謂嘗云。唐明皇時。異人言醮席中聞乳香。靈祇皆去。至於今惑之。眞宗時親稟聖訓。況乳香所以奉高眞上帝。百神不敢當。今士大夫家祭。多用濕香。亦遵前聞也。

文相於西京宅旁建廟。嘗云取長安杜岐公宅廟制度。仍減一尺高。作四間兩徘徊。宋公敏求學士知典故。言規模太逼窄。可作七間。文相因畫杜岐公家廟一本示之。古之制度。惟存杜廟而已。

治平中。予守金陵。至止數月。因葺治所之西廡。掘地數尺。得汞盈缶。詢其地。乃南唐宮人梳洗樓故基也。非棄鉛華之水積而致耶。

富鄭公嘗與余論治道。富公曰。大抵朝廷須用賢者多。小人少。庶幾其治也。譬諸疾病者。元氣已虛。邪氣已甚。姑以平和湯劑扶持之可也。可進服疏轉之藥。則安能保其生耶。俟元氣漸實。邪氣漸退。雖使服藥瞑眩。亦無所害耳。元氣、賢者也。邪氣、小人也。使賢者多小人少。然後可力行其道也。

鄭公又言。人常勸弼不次進用賢士大夫。及朝廷進用。偶未及已。則復出議論。余對以人往往必以一身

休戚觀朝廷。不能以天下休戚觀朝廷。鄭公以爲知言。

士熙道建中。嘗見人議條貫。乃曰。法令繁而君權卑。又見張宗益上言白氣災異事。乃曰。此不經之語也。王素爲諫官。言李淑姦邪。范希文在政府。云李淑少年。可惜以此名點汚法官。議官惟務其深。自以爲深則無咎。苟稍出之。則恐人疑其有情也。臺官言事。惟務摭人之惡。不顧治體之如何爾。自以爲若卹治體。則僅乎不舉職矣。二者皆切於身謀。而忘至公之道。非國家之益也。

法官壞法律者三十年矣。向之入法寺者皆外官。不爲上位所薦舉。無由改官。往往誦法書求試法律斷案。幸而中選。無他才識。惟泥其文而深其法耳。自後朝廷既寬失出之罪。又稍用儒士。始漸知法之弊矣。何剡待制兼門下封駁事。嘉祐祫享之後。王達復知全州。中官武繼隆復防禦使。閻士良復鄜延兵馬鈐轄。皆留告敕。繳納中書。自來封駁之司。名存而職不振。今剡振職矣。

千乘縣大王橋之東北。約一舍。有野儒。忘其姓名。熙寧九年。稱九十九歲。頎然其形。康寧異常。且言人皆可一百二十歲。是天與壽也。予當天壽之外。所得壽考。乃予功行之致。將遊西蜀江南。觀山水之勝。況筋力猶可日行百里。後二年。果聞出遊。

元豐元年。泰州有姜延貴者。年九十六歲。有孫及曾孫俱登進士科。而元孫太亦隸進士業。世所罕見也。

待制張昷之爲河北都轉運使。以保州部署下一將兵士。當更番守邊。每遣行。卽請銀鞋錢。而知州下一將兵士。未賞差出。故昷之皆互令差出。庶乎均也。其凶輩因此搆造事端以叛。用供奉官監務韋貴爲首

領。及田況自眞定來招降。昷之贊令悉殺。以戒後來。

王沂公知大名府。一日迎赦書。有禁軍兩指揮相憎嫉。一指揮在左。弄門關者輪其關。因擊左右一指揮中。兩人皆斃。沂公密令申報。判云。令赴市曹處斬訖奏。於時坐客及人多不知。至來日。其在右指揮一名。訴左指揮更有他事。沂公見其有酒。卽令驗之。決脊配春州。已而兩軍方寧貼。

張昪果卿。嘉祐二年夏回虜聘。求聖上儀容事。昪見戎主言。前來皇帝曾將過御容在南朝。蓋以代相見爾。今已稱姪。須我主復圖儀容去。則南朝必送聖範來。蓋前來是弟兄。卽弟先送。今是伯姪。姪宜先來。卽伯後。答如此先後順也。訖從其議。

富相言。老人星見。送史館不便。乞依古制送學士院。令文武百寮賀。

慶歷中。文彥博與杜祁公俱在樞府。彥博見祁公依條例行事。乃曰此是措大治身之道耳。某雖晚輩。亦不敢不以天下爲慮。

狄青善用不滿千人之法。蓋擇銳敢死者而已。

景思忠父歷都官員外郎。景祐中。在慶州。撰邊臣要略二十卷。備言元昊必爲邊患。康定元年。其父知成州。元昊果興兵。大寇延安。於時父又進平戎議三卷。換左藏庫使。

南京故李龍圖紘。雙生二子。長曰黃中。次曰象中。嘉定二年。同登進士科。三年。象中以贓濫羈管於南。時黃中通判濱州。亦有公累被劾。數翻異。朝廷遣御史丁翊往制勘。而黃中云亡。以此見雙生之時。禍福亦

不甚異也。

陳恕爲三司使。嘗言三司中惟起支爲難。蓋一起支則無由止也。不可不愼。

士熙道管三司商稅案。言天下諸商稅錢。每歲二千二百萬貫。自嘉祐三年後來。只收得七百萬貫。每歲虧一千五百萬貫。

度支外郎范祥作制置解鹽事。舊日沿邊令客人入斛斗。或造櫓樓瓦木之屬。凡直六貫。卽支解鹽一席。祥遂制置邊上客人入一色見數錢六貫。依舊支與一席。客人得一席。賣得十貫。邊上卻用見錢糴物。官中有利。客人亦便解鹽。每歲三十四萬席。得錢二百萬貫。嘉祐四年。改作制置解鹽使。

興州濟衆監。每歲鑄錢七萬餘貫。近張方平自益州入作計相。因減課程一半。幷嘉州監亦減半。惟邛州監亦依舊。以兩川錢重物輕。欲減半後。錢漸少而貴。物欲輕故也。川中三監鑄錢。

嘉祐四年冬。夏國諒祚之母。爲國人所殺。卽元昊妻也。其舅沒臧用事。有漫咩者。其官高於沒臧。然勢力反出其下。因殺沒臧。諒祚恣爲不道。淫佚遊畋。無時少息。復侵犯鄰國。有唃厮囉少子董氈。最號桀黠。病其侵己。乃與契丹結親。諒祚懼其與虜夾攻。遂來中朝。求尙主。欲結援自固。旣不許。乃出狂言。欲與中國相敵。及要熟戶。嘉祐七年。賀正旦。西人大首領祖儒嵬名聿正。副首領樞銘靳允中。祖儒樞銘。乃西夏之官稱。大者姓嵬名聿正。其所貿易。約八萬貫。安息香玉金精石之類。以估價賤。卻將迴。其餘硇砂琥珀甘草之類。雖賤亦售。盡置羅帛之舊。價例太高。皆由所管內臣幷行人擡壓價例。虧損遠人。其人至賀聖節。

卽不帶安息香之類來。只及六萬貫。

偃師縣有先朝上陵日。民獻松二株。上以金篦親栽於驛舍兩廡之前。因號雙松驛。

麥六十禾三千。謂之大有年。凡一穗當有此數。

李言說。里巷細民。有以是非相較。患人之不及己知己善者。傍有儕類曰。爾之云云。何必如此。爾不聞在肆藥物乎。某藥性良。某藥性毒。某藥性寒。某藥性熱。然藥不能自言。而人旣諳嘗之。乃謂某良毒寒熱也。爾但爲善。則人亦稱你如稱藥矣。其人默而服教。予以其言鄙而有理。故錄之。

元豐二年。河朔京東歲歉。時予守青社。南山中土石化爲麵。可作餅餌。無甚沙礫。日有數千人取之。流殍因此全活甚多。乃聞於朝。有詔許匣盛以進。天救疲瘵。前古罕聞。

江南徐熙畫魚甚佳。關中許道寧畫山水。頗類青州李成。成乃李宥諫議之祖。太宗時人也。

館中有蜀人黃筌畫白兔甚佳。蓋孟昶卯生。每誕辰卽畫獻也。

青州龍興寺天宮院石柱。有韓熙載墨蹟。王子融宰益都日。將遣工刻。其兄沂公止之曰。似墨蹟難得也。

元豐中。予假守是州。推官汪愆恐其難久。遂刊焉。旣而予與汪同聞、張擇賓郎中。道沂公止之之因。頗恨不模於他石。

徂徠山在泰山東南。周環遠望。廣袤如一。謂有往來之勢。故名徂徠。

海州朐山。俗言朐山戴帽卽雨。蓋謂雲出覆冒其上爲雨候。

飲食甚熱之物如湯之類。使人耳腦多鳴。

邵良佐使夏國。至昊賊處。與一大臣言。今茲用兵。如富者與貧者賭博。貧者只宜常勝。使富者勝。貧者必匱。

右東原錄。范行可得之周公謹家。公謹乃傳上海莊氏本。予與行可爲文字交。故得錄焉。乙巳九月十八日。中隱山房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兼明書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嚴

（本書校對者董文淵）

✤D一四三五